

夜鶯

鶯 夜

集話童生徒安

譯正均顧



海 上

店 書 明 開

1 9 3 3



本叢刊分列九類

事	故
說	傳
話	神
話	童
說	小
言	寓
歌	詩
本	劇
略	述 著 名

付印題記

就由於安徒生童話的嗜讀，纔引起我們對於兒童文學的興趣，因而堅定我們從事的決心。可紀念的安徒生童話啊！

幾年來，我們零零碎碎在各種期刊上揭載的安徒生童話的譯文，在量上已經不少了，我們早擬集起來印成專書。最初的計劃是想完全依了原著出版的順序而編次，後來覺得這方法有許多不便利的地方，於是最近纔決定由譯者各自編集，分冊出版。第一冊我們已有了趙景深先生的月的話，現在就把這顧均正先生的夜鶯作為第二冊。已經編集好了在我們的手邊即待付印的，還有六冊，大約不久也可和讀者見面。「夜鶯」啊，你先飛去吧，去抓住孩子們的心！

關於安徒生的生平等等，知道的人很多；即使還有不大明瞭的，那麼我請他查閱本書譯者的安徒生傳（開明書店出版）。在這裏，我不再多贅了。現在祇把這一集內各篇的來源，鈔錄在下面，做一個參攷：

夜鶯和情人原作收在一八四五年出版的名叫新的童話這一冊內。

領圈的來源無攷。

大克勞斯和小克勞斯是他第一部出版（一八三五年）的童話集中的一篇，這題材，是在小孩子時候從那些機織匠和採麻人口中聽到的丹麥民間故事。

玫瑰花妖收在一八四二年出版的童話集第三部內，這篇中的概念是從一個意大利的民歌得來的。

姆指麗娜收在一八三六年出版的童話集第二部內，是他最初的「創作」之一。飛箱收在童話續集第二部內，這篇童話的動機是從天方夜譚裏得來的。

目次

付印題記

夜鶯……………一

領圈……………三一

玫瑰花妖……………三九

小克勞斯和大克勞斯……………五五

情人……………九一

拇指麗娜……………九九

飛箱……………一三三

夜 鶯

在中國，你應該知道，皇帝是一個中國人，並且在他四周一切的人也都是中國人。這件事情是發生在好多年以前了，所以在牠被人忘卻之前，倒是很值得一聽的。皇帝的宮殿，在世界上要算是最華麗的了；牠是完全用很細密的琉璃來造成，非常名貴，但又是這樣的柔脆，當你觸捫牠時須得要留一點神。在花園裏，可以見到最奇異的花兒，其中最貴重的花，上面繫



着銀鈴，銀鈴搖動作響，經過的人就沒有——個不注意到這些花。是的，在皇帝的園裏，一切東西都珍貴得令人驚羨。並且這個園占地極廣，連園丁都不知道這盡頭在哪里。假使你儘向前走去走去，你就走進一個壯麗的樹林，其中有高大的樹，深闊的湖。樹木一直伸展到湖裏；那個湖是藍而且深，大船可以在樹枝底下來去航行；在這些大樹間住着一隻夜鶯，她唱得這樣的動人，就是那忙碌的窮苦的漁人，當他夜間出來張網時聽見了夜鶯的歌聲，也要停下來悄悄地傾聽。

『那是多麼美麗啊！』他說；但是他迫於要注意他的業務，不久就把這鳥兒忘記了。但當第二天這鳥兒又歌唱時，這漁人聽到了，便又讚嘆道，『那是多麼美麗啊！』

從世界各國來的旅行者到了皇帝的城裏，都羨慕這個城，這所宮殿，和這座花園，但當他們聽見了這隻夜鶯，他們說，『那是其中最好的了！』

當旅行的人回到家裏，他們都說起這夜鶯；有學問的人寫了許多的書，說起這城市，這宮殿，和這花園。但他們並不忘記了夜鶯；因為她是其中最好的東西；那些會做詩的人，寫了最偉大的詩篇，關於這在深湖旁的樹林裏的夜鶯。

這些書籍流行在全世界上，而其中有幾本，一次傳到了皇

帝那里。他坐在他的金椅子裏，只是讀着，讀着：他時時點着他的頭，因為他樂於諷詠這巧妙的描寫，關於這城，這宮殿，和這花園。『但夜鶯是其中最好的了！』這句話挺直地寫着在那里。

『那是什麼話？』皇帝驚訝道。『我全然不知道這夜鶯啊！我的國境裏竟有這樣的一隻鳥兒，並且又是在我自己的園裏的麼？我從不曾聽見過。試想，我須得從書籍上第一次知道這樣的一件事情啊！』

他因此就去召他的侍臣。這侍臣是非常貴顯的，假使不論什麼人，凡是品位較低，而他自己竟敢來和他說話，或則來問他一個問題，他總是一句也不回答，只有『父！』——那個字

眼一點意思也沒有。

『有人說，在這裡有一隻奇異的鳥兒，名叫夜鶯的！』皇帝說。『他們說，這是我國境裏最好的東西。爲什麼我從不曾聽見過一些關於這鳥兒的事情呢？』

『我從不曾聽見有人叫過她的名字，』侍臣回答道。『她在朝裏從不曾被人提起過。』

『我下令，她今晚必須要到這裡來，在我的面前歌唱，』皇帝說。『全世界都知道我所有的，我自己卻反而不知道！』

『我從不曾聽見有人說起過她，』侍臣道，『我願意尋找她。我情願覓到她。』

但是到哪裡去尋找她呢？這侍臣上上下下跑盡了一起的樓

梯，穿過廳堂和迴廊，但是他所碰見的一切的衆人中，沒有一個人曾經聽見過講這夜鶯的。於是侍臣跑到皇帝那里說，這定是著書人杜撰的一個寓言罷了。

『陛下切不可輕信那種虛構的小說裏所寫的話；這不過是些誑話，和一些他們所稱爲胡說八道的罷了。』

『但我讀着這事的那冊書，』皇帝說，『是日本國高貴而偉大的皇帝送給我的，所以不會是誑話。我將要聽這隻夜鶯！必須就在今晚將她帶到這里來！我很愛寵這隻鳥；假使你們不將她帶來了，等到朝中吃過了夜飯，一切的官員都須重重地用足來踐踏！』

『遵命！』侍臣說；於是他又上上下下跑盡了一起的樓梯，

穿過了一起的廳堂和迴廊；而朝中有一大半的人也跟着他跑，因爲這些朝臣都不喜歡受踐踏的。

於是大家竭力探問這隻奇異的夜鶯，這隻夜鶯除了朝中的人員外，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最後，他們在廚房裏碰見一個窮苦的小女孩，她說——

『這夜鶯麼？我很知道；是的，她能够唱得很美麗。每天晚上，我總離了此地，把食桌上所剩下的脂油渣，帶去給我可憐的多病的母親。我母親是住在湖邊，當我回來的時候，走得疲乏了，便在樹林中息息，於是我就聽見夜鶯的唱歌。淚珠湧到我眼裏，這正好好像我的母親在吻着我！』

『小廚娘，』侍臣說，『我將使你在廚房裏得到一個永久的——』

位置，還准許你伺候皇帝的大餐，假使你肯領我們到夜鶯那里去，因為皇上下諭，今晚就要找到她的。」

於是他們一齊出來，跑到夜鶯常在唱歌的那個樹林裏去；前往的人，差不多要占朝臣中的一半。當他們走到半路上，有一隻母牛在叫吼。

『喔！』一個朝臣喊道，『現在我們尋得她了！在這樣微小的一種生物裏，能有那樣的叫聲，顯示出一種奇異的能力。我以前一定曾經聽見過。』

『不，那些聲音是母牛在叫吼呀！』小廚娘說，『我們離那處地方還有好一段路哩！』

有些青蛙在沼澤中閣閣地叫。

『好洪亮啊！』一個在朝的和尙說。『現在我聽見她了——她響得恰恰像小寺院裏的鐘聲。』

『不，那些是青蛙呀！』小廚娘說。『不過現在我想，我們立刻就可以聽見她。』

最後，夜鶯開始歌唱起來了。

『那個聲音就是她！』小女孩叫喊道。『聽，聽呀！她坐在那邊呢。』

於是她指着在樹枝間的一隻灰色的小鳥。

『這是真的麼？』侍臣喊道。『我總想不到，她看去是這樣的！她看去多麼簡單啊！她一定因爲見了四周的這樣高貴的人，而失去她的光彩了。』

『小夜鶯！』廚娘高聲地叫道，『我們神聖的皇帝，要你到他前面去唱歌哩。』

『我非常願意！』夜鶯回答了，於是又極愉快地開始歌唱起來。

『她響得正好像玻璃的鈴子！』侍臣說。『且看她的小喉管呀，她是在怎樣地動着！真奇怪，我們以前竟從不曾聽見過她。這隻鳥兒到了朝裏必定得着大功。』

『我須要到皇帝前面去再唱過一遍麼？』夜鶯問，因為她以為皇帝也到了那里。

『我的秀美的小夜鶯啊，』侍臣說，『我很喜歡今晚邀你去加入朝宴，那時候你將要用你的美麗的歌唱來娛悅這位皇上』

了。」

『我的歌聲在這綠樹林裏聽要算最好了！』夜鶯回答道；但她聽到皇帝切望她，仍舊很願意地跟着他們去。

宮殿上設好了宴席。琉璃的牆壁和地板，照耀在金燈的幾千條的光線中。最華美的花，能够清脆地響的，已經放置在迴廊裏。那里有許多的人在急速地來來去去，並且又有一陣普遍的和風，使一切的銀鈴，都叮噹地響起來，這樣的喧鬧連一個人自己的說話都不能聽見。

在坐着皇帝的大廳中央，放着一根黃金的棲木，這棲木是叫夜鶯坐的。朝中的官員，全體列席，而這小廚娘也已參加，奉旨站在門背後，因為她現在已接受正式的御庖的名號了。全

體的人都衣冠得很整齊，當皇帝向小鳥點頭示意叫她歌唱時，大家就都望着這灰色的小鳥。

於是夜鶯唱得這樣的悲壯，竟使淚珠湧出在皇帝的眼中，淚珠流下來一直淌過他的兩頰；後來夜鶯唱得更其悅耳了，直嵌進人的心坎裏。皇帝是非常的喜悅，他說，這隻夜鶯須要用黃金的項圈來帶在她的頸上。但是夜鶯辭謝說，她已受了足夠的賞賜了。

『我已看見了皇帝眼中的眼淚——那在我已是真的珍寶。一個皇帝的眼淚是有一種特別的威權的。我的報答已經是足夠了！』於是她又用了一種柔美的，華麗的調子高唱起來。

『那是我所曾見過的最嬌美的獻媚了！』站在四周的那些

貴婦人說，於是她們口裏含了點水，當人和她們說話時，便啣地響起來。她們以爲這樣必定也像夜鶯了。又據說連那些小廝和侍女也很是滿意；其實那種的話，已說得過分些，因爲他們是最不容易逗悅的人。總而言之，這夜鶯已做成一件確實的成功了。

現在她是留住在朝中，有了她自己的籠子，得自由地飛出去，每天兩次，每夜一次。當她出去時，派定十二個僕人跟着她，每個僕人都有一根絲線，繫住在鳥兒的腿上，那根線，他們握得很緊。其實照這樣的一種出遊，是沒有什麼興趣的。

全城的人都講着這隻奇異的鳥，當兩個人碰見的時候，一個人不說別的，只說『夜』，而另一個人接着說『鶯』；然後

他們喘了一口氣，而都互相了解了。有十一個小販的兒女，都照着這鳥兒取名，但是其中沒有一個能夠唱出一隻歌。

有一天，皇帝接到了一個大包裹，包裹上寫着『夜鶯』兩字。

『在這裡，我們有一冊關於這著名的鳥兒的新書了，』皇帝說。

但這並不是一冊書，卻是一件小小的美術品，包藏在一隻盒子裏；是一隻人造的夜鶯，牠唱得和天然的鳥兒一樣，不過是輝亮地裝飾着金剛石，紅寶玉，和藍翡翠。當這隻人造鳥兒的發條開足了之後，牠立刻能夠唱出那真的鳥兒所唱的一段歌曲，牠的尾巴會上下搖動，耀射着金銀的色彩。又在牠的頭頸

裏，掛有一條小絲帶，上面寫着，『中國皇帝的夜鶯遠勝過日本皇帝的。』

『那是妙絕了！』他們大家都說，於是帶人造夜鶯來的人，立刻接受御夜鶯獻送使的尊號。

『現在她們必須要和我合唱；那將要成爲怎樣的一種合奏啊！』

於是他們就不得和着唱起來；不過這個聲音不大好聽，因爲這真的夜鶯唱着她自己的歌，而這人造鳥則唱着旋舞曲。

『那不是牠的不好，』樂師說；『牠守着確切的節拍；並且還很帶着我的風調呢。』

現在這人造鳥兒是要獨唱了。牠所得的成功正和這真的——

樣，那時候牠看去是更其華美了——牠射耀得像金釧和胸針似地。

三十三次過去了，牠唱着這同樣的一首曲，但還一點也不覺疲倦。衆人都歡悅地要聽牠唱，不過皇帝說，現在應該要叫那活的夜鶯唱一些了。但是她在那里呢？誰也不會留心到她已经從開着的窗子裏飛出，回到青蔥的樹林裏去了。

『但是爲什麼會這樣呢？』皇帝說。

於是全體的朝臣都咒罵這夜鶯，並且說，她是一個極沒規矩的東西。

『我們終究得到最好的鳥了，』他們說。

於是這人造鳥得不再唱，而那一次是他們聽着同樣一段

歌曲的第三十四次了。但歌中一切的曲調，他們還不能十分諳熟，因為這歌是非常難記的。樂師特別讚賞這隻鳥；是的，他說，牠比一隻真的夜鶯還好，非但爲了牠的羽毛和許多美麗的寶石，而在裏面也是很好的。

『你們想，諸位貴婦們和大臣們，以及在一切之上的皇帝陛下啊，去聽一隻真的夜鶯，我們總不能夠料定唱下去的是什麼，但在這人造鳥兒裏，一切東西都是安排好了的。我們能夠解開牠，我們能夠知道牠；大家明白這旋舞曲是從哪里來的，牠們怎樣動作，和一個音律怎樣跟着另一個音律的。』

『那些話完全就是我們自己的意見，』他們大家都說。
於是這說話的人就邀准在下一天禮拜日把這隻鳥兒當衆展

覽·皇帝下旨，衆百姓也須一聽牠的歌唱；於是他們便聽見了，他們歡喜得猶如大家都已吃暢了濃茶似地，因爲吃茶完全是中國的風俗；他們大家都說，『好！』並且舉起了他們的大姆指點點頭。可是這窮苦的漁人，他曾經聽過這真的夜鶯的，

說——

『牠唱得夠好了，那些音律各個都是一樣的，不過其中還有些缺點，雖則我不知道是什麼！』

這真的夜鶯是從這個國境中放逐掉了。這人造的鳥兒居住在一個絲製的墊褥上，和皇帝的牀榻相近；牠所受的一切的贈品，黃金和珍貴的寶石，是整列在牠四周，在名號上，牠已擢升爲御前餐後大歌臣，排列起來是在左手第一位；因爲皇帝把

這一邊作爲最重要，在這一邊位着人的心，便是一個皇帝，這顆心也是在左邊的；這樂師又著了二十冊書，講起這隻人造的鳥兒；這部書是極淹博和冗長的，充滿着最古僻的中國字；然而所有的人尙說，他們已經閱讀過，並且已經懂得了，因爲他們怕人家當作愚笨，而把他們的身體給人踐踏。

這樣，一整年過去了。這皇帝，這朝臣，和一切另外的中國人，對於這人造鳥的歌曲裏的每一個輕微的聲音，都能夠默記。但就因爲這層理由，使他們非常歡悅——他們能夠自己跟着牠一同唱，他們常常在這樣玩。街上的兒童唱道，「吱——吱——吱——格勒——格勒！」皇帝自己也這麼唱。是的，那確是鬨動一時的。

但是有一天晚上，當這人造的鳥兒唱得很好聽，而皇帝睡在牀上傾聽的時候，只聽得鳥兒裏面響着一聲『ㄉㄨ—』像有點什麼折斷了。『ㄉㄨ—』一起的輪盤都旋轉着，於是音樂停止了。

皇帝立刻從牀上跳了起來，去請他自己的醫生來；但是他可以有什麼法子呢？於是他們去召一個鐘表匠來，經過了好一番討論和考察之後，他纔勉強把這鳥兒整理好；不過這鐘表匠說，這鳥兒現在須要很留心地理了，因為這裝發條的圓腔已經損壞，如其要用新的機械來放進去，那麼不能使他奏得照原來這樣的好聽。那是非常可惜的；這隻鳥只許一年唱一次，就是這麼長一個期間，也幾乎是太多了。但是鳥兒唱了之後，樂

師宣布了一段很短的話，其中充滿了許多難懂的字，說，這和從前是一樣的好的——經他一說，他自然和從前是一樣的好了。

現在五年工夫已經過去了，一件真真的傷心事情，發生在這全國中了。中國人是真的喜歡他們的皇帝的，現在他得了重病，據說，他不久就要崩駕了。一個新皇帝已經選好，衆百姓立出在街路上問這侍臣說，他們的老皇帝是怎麼樣了。

『父！』他說着搖搖他的頭。

皇帝寒冷而面無血色地躺在他的巨大的牀裏；全朝的人都想他是死了，各個人都跑到新皇帝那里去行禮。御前大臣跑出來談講這一回事，侍女們又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宴會。四處，在

一切的廳堂和迴廊裏，都鋪下了地毯，走起路來一些脚步聲都可以不聽見，因此那里是很靜寂，十分的靜寂。但是皇帝還不曾死：他僵直而面無神色地躺在巨大的牀上，那張牀裏掛着長的天鵝絨的帳子，和笨重的黃金的流蘇；在頂頭，有一扇窗子開着，月光射進來照着這皇帝和這人造鳥兒。

這可憐的皇帝呼吸非常困難，好像有什麼東西壓在他的胸膛上似的。他睜開了他的眼睛，於是他看見坐在他的胸膛上的原來就是死神，死神已帶上了他的金冠，一隻手拿了他的寶刀，另一隻手裏拿了他的美麗的旗幟。而在四周，從華麗的天鵝絨帳子的褶襖裏，有許多奇異的頭探出來；有幾個很醜陋，其餘的都十分可愛和文雅。這些便是這皇帝的一切的惡行和善

行，他們現在都望着他的臉，而死神則坐在他的心窠上。

『你記得這個麼？』一個個都很輕聲地說。『你記得那個麼？』他們對他說了許多話，直使冷汗從他的前額流下來。

『我不知道那種事！』皇帝說。『奏樂！奏樂！替我播這巨大的中國鼓！』他喊道，『這樣我纔不會得聽到他們所說一切的話了！』他們繼續着講話，而死神對於他們所說的一切的話，儼然像一個中國人這樣地點了點頭。

『奏樂！奏樂！』皇帝喊道。『你珍貴的小金鳥啊，唱罷，唱罷！我曾給了你黃金和尊貴的禮品；我竟至把我的金項圈來套在你的頸上——現在唱罷，唱罷！』

但是鳥兒一聲不響地站着；因為那里沒有人來開旋牠，牠

不開旋是不能夠唱的；但是死神繼續用他深大的眼睛來凝視着皇帝，一切都很靜寂，可怕的靜寂。

那時候，忽然從窗邊有最可愛的歌聲起來了。這便是那活的小夜鶯，她躲在外邊的一條小樹枝上。她曾聽見了皇帝的悲愁的境況，便來唱些歌兒，給他安慰和希望。當她唱了，這些幽怪的面色一些些地慘白起來；皇帝的軟弱的四肢裏的血液，一些些地走得快起來；就是死神也傾聽着，說道——

『唱下去，小夜鶯，唱下去！』

『但是你可否給我那柄光輝的金刀？你可否給我那面珍貴的旗幟？你可否給我那頂皇帝的冠冕？』

死神爲了一首歌，就把這些寶物一件件都放棄了，於是夜



鶯唱着，唱着；她唱到靜寂的墓地，那裏有白玫瑰花生長着，那裏有接骨木樹在微風中散佈芬芳，那裏有新鮮的綠草爲悼亡者的淚珠所潤濕。於是死神覺得渴望着要看看他自己的花園，就成爲一陣冰冷的白露，飄出這窗子去了。

『多謝！多謝！』皇帝說。『你至尊的小鳥啊！我很知道你。我將你逐出了我的國境，而你卻還從我的臥病中唱走了一切的兇惡的面孔，從我的心窠上驅逐了死神！叫我怎樣來報答你呢？』

『你已經報答我了！』夜鶯回答道。『當我初次歌唱的時候，我曾經從你的眼中引出清淚——我將永不忘記那一回事。那些盡是珍珠，可以欣慰一個歌者的心。但是現在睡罷，使

你的身體早些復原起來。我將要再唱一些給你聽。」

她唱了，皇帝沈入一種甜蜜的微睡。呀！那種睡眠是何等的柔美而爽快啊！太陽穿過窗子射到他身上，他纔適爽而復原地醒來；那時候他的僕人還沒有一個回來，因為他們大家都以為他是死了；只有那隻夜鶯依舊還躲在他旁邊歌唱。

『你須得時常和我在一起，』皇帝說。『你只須隨意地唱歌就是了；我將要把這人造鳥兒毀做幾千塊。』

『不要這樣，』夜鶯回答道。『牠已是盡其所能了；仍舊照你以前這樣做。我不能夠在宮禁裏造我的窠來住；但讓我覺着要來就來；這樣，我將要在晚間躲在那邊靠窗的小枝上唱一些歌兒給你聽，使你可以立刻快活和深思。我將要唱到那些快

樂的人和那些受苦的人。我將要唱到藏住在你周圍的善行和惡行。這小小的歌禽四處亂飛，她有時飛到窮苦的漁人家裏，有時飛到農人的屋頂上，有時飛到一切住在離開你和你的朝廷很遠的人們那里。我愛你的心比愛你的冠冕更切，雖則這冠冕有一種莊嚴的氣概圍着牠。我將要來唱歌給你聽——但有一事你必須允許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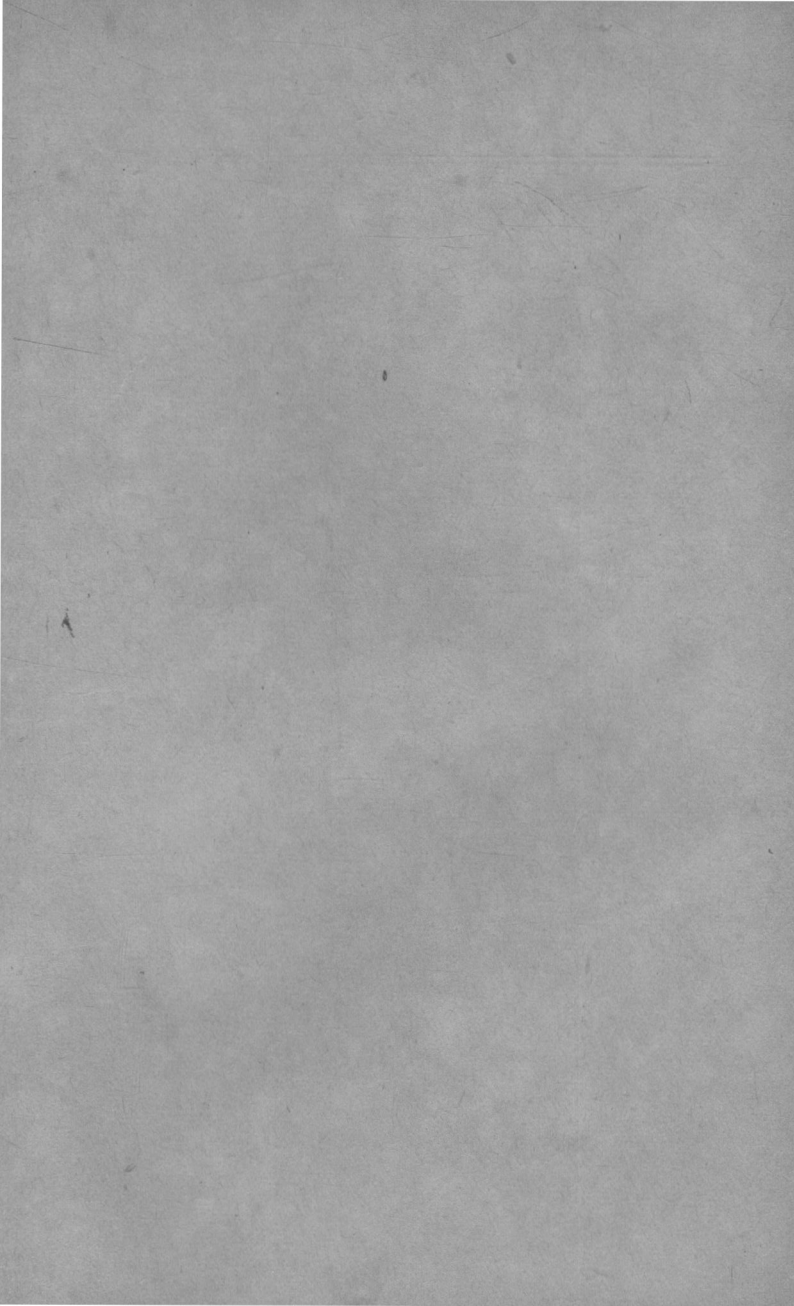
『一切都可以！』皇帝說；他站在那里已穿上了龍袍（那是他自己方纔穿上去的），而緊緊地揪住了那把鑲嵌着黃金的寶刀。

『我要求你一件事：請你不要對任何人說起，你有一隻小鳥會來告訴你一切的事情。這樣，事情進行上去可以較爲順利

些。」

於是夜鶯飛去了。

僕人們跑進來探視他們的死皇帝，但是——嚇！卻看見他
站在那里說，『晨安！』



領圈

從前有一個豪富的紳士，他全份的家產，便是一個鞋拔和一個木梳，但是他有世界上最精美的襯衫領圈，關於這個領圈，我們要講一個故事。

這領圈現在已長大得配想到結婚了，恰巧這一天他和一條襪帶一同被送去洗滌。

『真的！』領圈興奮地說。我從不曾看見過這麼輕柔嬌

嫩，這麼雅秀動人的一件東西。我可以問你的名字麼？」

『我不告訴你，』襪帶說。

『你的家在那裏？』領圈問。

但襪帶很顯出一種退縮的態度，似乎這一個問題是很奇特的。

『我猜你是一條腰帶吧？』領圈說——『一種小腰帶麼？』

我看你是又美觀又有用，我的小奶奶。』

『不要對我說這種話，』襪帶道：『我想，你並沒有理由來對我這麼說。』

『喔！像你這樣的美麗，』領圈高聲地說，『我以爲儘可算是理由了。』

『滾！』襪帶道，『不要這麼走近我；在我看來，你是十分地像一個人。』

『我也是個漂亮的紳士呀，』領圈說；『我有一個鞋拔，我還有一個木梳。』

其實這些話全是假的，因為有這兩件東西的是他的主人，他不過借此吹吹牛罷了。

『不要太走近我，』襪帶道；『我是不喜歡這麼的。』

『這樣纔是情啊！』領圈嘻皮涎臉地嚷道。

這時候他們已洗滌好拿出來，上過漿，鋪在太陽裏底椅子上曬，然後更放到鐵板上去；於是熨斗跑來了。

『寡婦！』領圈道，『小寡婦，我現在覺得很溫暖；我很

有點變樣呢；我現在失去我一切的縐痕了；你正在我身上燒一個洞！噲！我對你說呵。」

『你這老窮鬼！』熨斗說，他很傲慢地騎在領圈的身上，因為他幻想自己是一隻汽鍋，正應該安置在鐵道上扯客車的。『你這老窮鬼！』熨斗又罵道。

領圈的邊端已略有些兒磨損，因此有一柄剪刀來把這磨損的地方剪去。

『曄，曄！』領圈說；『我猜你一定是一個超等的舞女。你如何能抵起你的足趾啊！世界上怕再沒有像你這樣的本領了吧。』

『我懂得，』剪刀說。

『你應該是一個伯爵夫人，』領圈道。『我所有的一切，便是一個漂亮的紳士，一個鞋拔和一個木梳。只要我成了家就好了！』

『什麼，你要和我結婚麼？』剪刀喊道；她有些發怒，很命地一剪，這領圈便不得不跑開了。

『我只好向木梳求婚去，』領圈想——『這真是奇怪，你的牙齒是保存得多麼整齊啊，我的小奶奶。你不曾替你想到定婚麼？』

『不，這是很容易想到的，』木梳回答說。『我已經和鞋拔定婚了。』

『已經定婚了！』領圈喊道。

現在，可以和他訂婚的人，一個也沒有留下來了，所以他——就沒有心思再去尋求戀愛。

一個很長的時間已經過去，領圈被放到一個紙商的大袋裏了。袋裏都是些可怕的破爛東西，照例，較好的放在一起，而粗劣的另放在一起。他們都有很多的事情來談講，但是這領圈尤其是滔滔不絕，因為他本是一位厲害的法螺大王。

『我所有戀人的數目，是很可驚的，』領圈說，『她們老是纏着我；不過我是一個很漂亮的紳士，一個上過漿的。我有一個鞋拔和一個木梳，但我從不曾用過：你只要看見了我摺轉來的時候就知道了。我永不會忘記我的第一個戀人：這就是一條腰帶，她是多麼嬌嫩，多麼動人，多麼秀美啊！我第一個戀

人所以跳進洗濯盆裏去，都爲着我呢！還有一個寡婦也愛上了我，但是我一直不去睬她，直使她有點發怒了。在後我又認識一個舞女，她曾傷了我，這一個傷痕，我至今還忍受着——她是慣會使氣的。我自己的木梳，也和我發生過愛情，她曾因愛情的冷淡，使她的牙齒都脫落了。是的，我已經有許多類此的經歷了；但是我最抱歉的，便是對於襪帶——我的意思就是指腰帶，她爲愛我而跳進洗濯盆裏去。這種事情，在我心上還多着呢。現在，怕是我做成白紙的時候了。」

果然時候輪到領圈了。一切的破布都製成白紙；領圈就成了我們在此處所看見的一張紙，在這張紙上，已經印着這個故事，而所以要這麼辦呢，是因爲他對於不可靠的事情，吹得太

厲害了。我們應當牢牢地把這件事記在心裏，這樣，我們纔不會去做同樣的事情；因為我們一點都不能夠預料，也許我們一樣地會被人家放進破布袋裏去而製成白紙，並且在這張紙上，又印着我們完全的歷史——不管得秘密不秘密——那時候，我們只好像領圈這麼地被迫着到各處去講述這個故事了。

玫瑰花妖

在一個花園的中央，生着一棵玫瑰樹；樹上開花纍纍，在其中最美麗的一朵花裏，住着一個花妖。這個花妖生得異常微小，差不多爲肉眼所不能見到。他在每張花瓣後面都有一間臥室。他的容貌也生得端正美麗，正和人間的小孩子一模一樣。他有一對翅膀，一直從肩胛上生到足邊。喔，在他的臥室裏，有着怎樣的一種芬芳啊！這牆壁是多麼明潔啊！因爲牠們是用

粉紅色的玫瑰花瓣來做成的。

他整天地沈溺在溫暖的太陽光裏，或在一朵朵花間飛行，或在飛着的蝴蝶翅膀上跳舞。有一次，他要去計算在一張菩提樹葉子上所有的大小道路，須多少步纔能走遍。這些道路即是我們所謂的葉脈，不過在他，卻當爲是無限的長途。這天他路還沒有走完，而太陽已經西下，因爲他方纔出發得太晚了。

天氣漸漸寒冷，露珠降着，狂風吹着；這是最適合他回家去的時候。他竭力趕回去，但是玫瑰花已經合攏了，他不能進去；因爲沒有一朵是開着的。這可憐的小花妖是非常地驚駭，他以前沒有一夜住在外邊過，常常甜美地，安適地睡在玫瑰花瓣的後邊。所以現在真是要他的命了！



他知道在花園的他端，有一個攀滿着柔美的金銀花的亭子，這些花看去好像是美麗的絢爛的喇叭，他就想飛到這種花裏去寄宿一宵。

他飛到那里，靜寂透了！亭子裏有兩個人——是一個秀美的少年和一個可愛的女郎。他們兩肩相並地坐着，但願永永不要分離。他們互相的熱愛，真是勝於一個孝子之對於他的雙親。

『完來，我們還得要分開！』少年說。『你的哥哥不贊同我們，因此他差我』

翻山過海，到這樣一個遠地方去，再會罷，我深愛的新娘——
因爲你將來一定要做我的新娘的！」

他們互相親吻，女郎揮着淚，給他一朵玫瑰花。但是，在她未給以前，她在玫瑰花上親了一個吻，親得這樣地用力，這樣地緊密，竟把花瓣都張開了。於是小妖就飛到這朵花裏，把頭枕在柔美芬芳的牆壁上。但是他能明白地聽得他們說，『再會！再會！』他又覺得這朵玫瑰花是被放在少年的胸前。喔，他的心是如何地跳動啊！小妖給這種忐忑的聲音所鬧得不能安睡了。

但是這玫瑰花安靜地放在這個胸窩上，也並不長久。當少年孤獨地在樹林中行走的時候，他將牠拿出來，時常極熱切地

吻着這朵花，這小妖差不多被壓個半死。他能夠隔着花瓣感覺到少年的嘴唇在如何發熱，於是花瓣張開了，正如在最熱的正午的太陽光之下一樣。

隨後，另外來了一個陰狠險惡的人；他便是美麗女郎的頑劣哥哥。這歹人拔出一把尖刀，乘少年在吻着玫瑰花的時候，就將他刺死，然後割了他的頭，將牠與屍體一同埋葬在菩提樹下的軟泥中。

『現在他是結果了！』這兇狠的哥哥想；『他是永不會再回來了。他是去作一次翻山過海的長途的旅行。人的生命是很容易失去的，他就是這樣地失去他的生命。他永不會再回來，而我的妹妹也決不敢向我問起他的消息了。』

然後他沿路踢開了落滿在疏鬆的泥地上的枯葉，而在黑夜中回家來。但是他雖則自以爲是獨一個在那里行走，其實卻有小妖伴着他。原來這小妖本來坐在一張乾燥的捲攏的菩提樹葉裏，當兇手掘墳坑的時候，這葉子就落在他的頭髮上。現在這枯葉被帽子所罩住，在裏邊非常黑暗，小妖簡直嚇得發抖，但是他一想到這惡毒的行爲，便覺得憤怒萬分了。

在晨間，這歹人已回到家裏；他脫去帽子，跑進他妹妹的臥室。其時，這美麗如花的女郎還躺在牀上，夢到她心愛的人兒，夢到她還以爲正在爬高山穿深林的人兒。這兇惡的哥哥跑近去俯下身體，對她發出一陣只有惡魔纔會有的可怕的狂笑。於是這枯葉從他的頭髮上落下來掉在被褥的上面，但他並沒有

覺到，自管跑出去安息了。這時候已是臨晨，小妖從枯葉中溜出來，去安身在睡着的女郎的耳朵裏，托夢告訴她這件流血的慘劇；他對她詳細地說出她的哥哥殺死她的愛人和埋葬他的身體的地方；告訴她這開花的菩提樹離那里很近。又說：

『我所告訴你的話，你不要還以為僅只是一個噩夢罷了，不信，你可以在你的牀上尋得一張枯葉子呢。』

她一覺醒來，果然看見了這葉子。喔，她這一哭真是傷心極了，並且她的悲苦又是無可告訴的。這裏的窗子整天開着；小妖可以很容易跑出來到玫瑰和一切其他的花裏去，但是他心裏想不出一個替這煩悶的女郎解愁的方法，總不忍心離此而遠去。在窗檻上有一棵盆栽，是一棵月月紅；他就安身在這植物

的一朵花裏，而望着這可憐的女郎。她的哥哥時常到這房間裏來，他雖則作了這樣的壞事卻依舊很快樂，但是她則終不敢把她心裏的悲苦，提起一字。

等到天色一暗，她就偷偷地走出屋子，跑到樹林中生着菩提樹的地方；她撥去地上的樹葉，翻轉泥土，立刻就看見了被慘殺的他！喔，她哭得多少傷心啊！她祈求上天，願與他同死！

她很想把屍體帶回家去，但這事她到底做不到。於是她只好捧起了這雙目緊閉的灰白色的頭顱，吻着牠冰冷的嘴，拂去了這美髮上的塵土。『我要把這個頭珍藏起來，』她說。當她把屍體埋好以後，她就拿了頭顱，和開在這掩埋着他的樹林中

的一小枝茉莉花，跑回家來。

她一走進房間，就取了一個她所能尋得的最大的罐子：她把死人的頭放進罐子，並在上面鋪些泥土，而把這枝茉莉花種在罐子裏。

『再會！再會！』小妖輕聲地說：他忍不住再看見這種悲慘的情景了，因此他就飛回到花園中他的玫瑰花裏去。但是這玫瑰已經萎謝了；只有不多幾片慘白的枯瓣，還依附在這綠色的花托上。

『啊啲！不論什麼善美的東西，都是過去得這樣地快速啊！』小妖嘆息地說。

在後來，他尋着了另外一朵玫瑰，而這朵花就當爲他的住

宅；在牠嬌嫩的芬芳的花瓣後面，他可以安穩地躲藏他自己而居住着。

每天早上，他飛到這可憐的女郎的窗子邊，只見她常常站在花盆旁哭泣。這辛酸的眼淚落在茉莉花的枝頭；女郎的面色一天天地慘白下去，而花枝卻反一天天地清翠了，枝條一根根先後抽發，白色的小苞芽也慢慢地茁長出來，在這些苞芽上，她儘是吻着吻着。但是這不長進的哥哥反來譏笑他的妹妹，問她是否發了癡。他滿肚皮疑心，並且不能想像出她到底爲什麼常常要在花盆邊哭泣。他不知道這裏面有緊閉着的眼睛，這裏面有已經化爲塵土的鮮紅的嘴唇。她低頭在花盆上面，玫瑰叢中的小妖便知道她是在那里朦朧睡去了。於是他爬到她的耳朵



裏，告訴她關於在亭子中的那個晚上，關於芬芳的玫瑰，和關於花妖中的情愛。她便做了這些非常甜蜜的夢，她一面夢着，一面就死去了。她死得很安靜，她在天上和她的愛人同住了。茉莉開出牠鐘形的白花，牠們發出一種異常甜美的香味。這是牠悲悼死者的唯一的法子啊！

但是這心胸險惡的哥哥看見了這棵美麗的開花的植物，便拿去占爲己有，把牠放在他自己的臥室中，離眠牀很近，因爲這花實在開得好看，更加牠的香味又是這樣的甜美和爽快。小玫瑰花妖也跟着過去，在花間周游——因爲每一朵花裏都有一個小精靈——他歷述這被害的少年，他的頭現在蓋在這泥土底下；又說起這好惡的哥哥和這可憐的妹妹。

『我們知道這個！』花中每個精靈說，『我們知道這個：我們不已從被殺者的眼睛和嘴唇上茁長出來了嗎？我們知道這個！我們知道這個！』

然後他們很異樣地點着頭。

玫瑰花妖全不明白他們怎麼會這樣地冷淡，就飛到正在採蜜的蜜蜂那里去，告訴他們這惡哥哥的故事。蜜蜂們又去告訴蜂后，蜂后就吩咐他們在明天早上大家去把這殺人犯刺死了。但是是在這天夜間——這是妹妹的死的第一夜——當這哥哥正在離茉莉花很近的牀上熟睡時，每朵花都開了，花中的精靈都拿了毒槍，跑出來坐在他的耳朵裏，給了他許多惡夢，然後飛到他的嘴唇上，用毒槍來猛刺他的舌。



『現在我們已經給死者報仇了！』他們說，說着就又飛回到白色的茉莉花裏去了。

到了早晨，當臥室中的窗子開開時，玫瑰花妖和蜂后領了一大羣的蜜蜂，想衝進來刺死他。

可是他早已死了。好些人站在他的牀邊說，『這是茉莉花的香氣毒死他的！』於是玫瑰花妖纔懂得是花的報復，便把這事告訴蜂后和蜜蜂們，蜂后和她一大羣的蜜蜂便都在花盆四周恣嗟嘆息。不久有一

個人跟來將花盆拿去了，就有一個蜜蜂飛來刺他的手，因此他一失手，把花盆打得粉碎。

於是他們看見了這慘白色的骷髏，而從此知道這躺在牀上的死者是一個殺人的兇手。

蜂后在空中吟哦，歌唱着蜜蜂和玫瑰花妖的復仇，並且說在這花的每張最小的花瓣後面，住着一個能夠白一切沈寃報一切深仇的東西。



小克勞斯和大克勞斯

在一個鎮上有兩個人，他們的名字是相同的——都叫克勞斯；但是一個有四匹馬，而另一個只有一匹。人家因為要分別地稱呼他們，叫那個有四匹馬的爲大克勞斯，而那個只有一匹馬的爲小克勞斯。現在我們且聽聽他們各人所遭遇的事情罷，因爲這是一個很真確的故事。

他們約定，在整個的禮拜中，小克勞斯須要天天替大克勞

斯犁田，並且要把他的一匹馬借給他；大克勞斯這纔把他的四匹馬一起用來幫助他，但是每禮拜只有一天，這一天便是在禮拜日。哈哈！小克勞斯如何得意地向所有的五匹馬揪着他的鞭子啊；在這一天，牠們都馴服得和他自己的一樣。太陽照得很艷美，禮拜堂尖頂樓裏的鐘聲是在響着；人們都穿了他們最漂亮的衣服，臂膀下面挾了他們的讚美書，正在往禮拜堂裏去聽牧師講道，他們走近時，都羨望着小克勞斯用了五匹馬在犁着田；於是他覺得非常快活，就一再揪着他的鞭子喊道，『快些走，我所有的五匹馬！』

『你不應該這樣說，』大克勞斯說；『你要知道，只有一匹馬是你的。』

但是當又有人經過此地到教堂裏去的時候，小克勞斯早已忘記他是不可以這樣說的了，他依舊喊道，『快些走，我所有的五匹馬！』

『現在，我真要阻止你這樣說了，』大克勞斯喊道，『假使你再是這樣說，我將要鞭打你的那匹馬的頭顱，使牠倒斃在地上，將牠結果了。』

『我一定不再這樣說了，』小克勞斯說。

但此後不久，又有人跑過，當他們向他致意『你今天好』的時候，他是非常快活，他想着他有五匹馬來犁田，似乎是很漂亮的；於是他又揪着他的鞭子喊道，『快些走，我所有的五匹馬！』



『我要叫你的那匹馬「快些走」了！』

大克勞斯說着，就拿起了一個木槌子，向小克勞斯所僅有的那匹馬的頭上狠命的一下，於是那匹馬就倒在地下，立刻死了。

『啊啲啲，現在我竟連一匹馬都沒有了！』小克勞斯說，於是他開始哭了。

但不久他剝了馬皮，把皮在風裏吹乾之後，就放在一隻袋裏，揹上肩頭，帶到鎮上去賣。

他所走的路是很長的，他必須經過一個大而黑暗的樹林，而且天氣又變得很可

怕。他很迷惘地走去，等到他尋着了路，時候已是傍晚，不要說不及回家，就是要走到鎮上也太晚了。

靠近路旁有一所巨大的農舍。在窗扉外的窗葉是已經關閉了，不過仍舊可以看見有光線從這上面照耀出來。

『他們或者肯讓我今夜在此地住一宵吧，』小克勞斯想；他就跑過去叩門。

農人的妻子開了門；但她知道了他的來意之後，就叫他跑開，她說，她的丈夫不在家中，所以她不應該留陌生的客人。

『哦，那麼我恐怕只好住在露天了，』小克勞斯說，於是農人的妻子就當他的面把門兒闔上。

近旁有一個大草堆，在草堆和農舍的中間，是一間小舍，

上面用稻草來蓋着一個平的屋頂。

『我可以躺在這上面，』當小克勞斯望着了那個屋頂，他想；『那是一張很好的牀。我想那隻鸛鳥是一定不會飛下來啄我的腿的。』因為這時有一隻活的鸛鳥站在屋頂上，牠的窠就是築在那里。

現在小克勞斯就爬到小舍的屋上，在那里躺下，並且輾轉地翻覆了一回，使他的身體躺得安適一些。那木製的窗葉和那兩扇窗的頂端，並不合縫，所以他能夠一直望進室內。一張大桌子上鋪着檯布，上面滿是酒，燻肉和很精美的魚。農人的妻子和一個助祭同坐在桌邊，此外就沒有別的人了。她正在替他斟酒，他卻正在叉魚吃，因為這是他所最喜歡的一盆菜。

『我只要能嘗一些就好了！』當小克勞斯把頭伸近窗邊的時候，他想·啣！他所看見在那邊的糕，是多麼可愛啊！是的，這必定是一席大菜！

現在他聽得有人騎了馬沿着大路向那農舍走來：原來這便是那婦人的丈夫歸家了·他是一個再好不過的人，但是他有一種奇特的性情，他熬不住看見一個助祭·假使他眼前站着一個助祭，他就要發起狂來·助祭這天知道他不在家裏，所以他就來問候這婦人；因此這位好女人就拿出了她最精美的餚饌來給他吃·但是當他們一聽到那人回家來了，他們就大大地驚惶起來，那婦人叫助祭爬進壁角裏一隻大空箱裏去；他便真的爬了進去，因為他知道這可憐的人，熬不住看見一個助祭的·那婦

人很迅速地把一切的佳餚美酒，都藏匿在竈肚裏；因爲那些假使給她的丈夫看見了，他一定要盤問她。

『啊喲！』小克勞斯在小屋頂上嘆息着，他看見一切可愛的食品都被撤去了。

『那里可有什麼人在上面麼？』農人問，並且仰望着小克勞斯。『你爲什麼躺在那里？不如一同和我到屋子裏去罷。』

小克勞斯就告訴他如何迷路，並且向他請求，要在那里借宿一宵。

『可以，一定的，』農人說，『但第一我們須得弄一點東西來吃。』

那婦人接待他們倆都很和氣，先在長的桌子上鋪了一幅檯

布，又拿出一大碗湯來給他們。農人已很饑餓，所以只顧很饕餮地吃；可是小克勞斯禁不住想到那精美的燻肉，魚和糕，那些東西，他知道是在竈肚裏。在桌子底下，他的足邊，牠放着貯有馬皮的布袋；我們知道，他是要把牠帶到鎮上去售賣的。他全然不喜歡那碗湯的滋味，所以他在袋上頓足，而袋裏乾燥的馬皮，就發出一種極高的響聲。

『不要吵，』小克勞斯對他的袋子說；但同時他又在袋上頓足，於是這時所發的響聲，比剛纔的更高了。

『爲什麼，你袋裏是什麼東西？』農人問。

『喔，那是一個術士，』小克勞斯回答道。『他說，我們

不必去吃湯，因爲他曾經在這竈肚裏攝滿了燻肉，魚和糕。』

『奇怪極了！』農人喊道；於是他急忙忙跑去開開竈門，尋得他妻子藏在那里的一切精美的食品，但是照他想，這些食品大約是袋子裏的術士攝來放在那里的。這婦人一句話也不敢說，只是立刻把這些東西都搬到桌子上；於是他們倆就吃起燻肉，魚和糕來了。不久之後，小克勞斯又在他的袋上顛疋，使馬皮發響。

『現在他說什麼呢？』農人說。

『他說，』小克勞斯回答道，『他已經替我們攝了三瓶美酒；牠們也是放在竈肚內。』

於是這婦人就不去把她藏在那里的酒，拿了出來。農人喝着酒，覺得非常快活。他什麼東西都不要，他寧可有一個

術士，像小克勞斯放在他的袋裏的那個一樣。

『他也能召喚妖魔麼？』農人問。『我很想看看妖魔的形狀，我現在覺得非常快樂啊。』

『喔，能够，』小克勞斯說。『我的術士，我叫他做什麼他就會做什麼——你能够麼？』他又緊接着說，於是在馬皮上頓足，馬皮便發響了。『你不聽見麼，他說「能够！」不過妖魔看去很是可怕：我們最好是不要去看他。』

『喔，我一點都不怕。我不知道他看去是怎樣的？』

『很好，他的形狀恰恰像一個助祭。』

『哈！』農人說，『那是醜極了！你要知道，我是熬不住看見一個助祭的；但是現在不要緊了，因為我知道他是一個妖



魔，我便能夠忍耐一下。現在我很勇敢，不過叫他不要太走近我就是了。」

『那麼我就去問我的術士了，』小克勞斯說；於是他在袋上頓足，側耳向下。

『他說什麼？』

『他說，你可以跑去開開那壁角裏的箱子，你將要看見這妖魔就蹣伏在這裏面；不過你必須用力掀住那個箱蓋，否則他或者會溜出來的。』

『你肯幫我掀住那個箱蓋麼？』農人問。於是他就跑到那妻子藏着真的助祭的箱子邊；那個助祭坐在箱子裏非常恐懼。農人把箱蓋稍微掀起了些，從那里望到底下去。

『呃！』他喊道，同時跳了回來。『是的，是的，現在我已經看見他了，他看去恰恰像我們的助祭。喔，那真是可怕極了！』

經此一嚇，他們不得不再喝點酒，壯壯膽子，於是他們坐着喝酒，一直到很夜深了纔住。

『你必定把那個術士賣給我，』農人說；『你要什麼就什麼。是的，我情願拿出一斛的錢來和你掉換。』

『不行，我不能够這麼辦，』小克勞斯說；你只要想，我這一個術士有多少用處。』

『喔，我很想得到他！』農人說；他又繼續着請求。

『好罷，』小克勞斯末了說，『你既然這樣慫慫地留我過

夜，我就把他讓給你也罷。你可以拿出一斛的錢來掉去；不過那一斛的錢必須堆得很高的。」

『可以，我就照你的話量便了，』農人說。『不過你必須把這隻箱子帶了去。我一點鐘都不要把他放在我屋裏了，也許那個妖魔現在仍舊還坐在那里呢。』

小克勞斯就把他的袋子和裏面的乾馬皮換了一斛堆得滿滿的錢。農人又給他一輛大的獨輪車，裝連他的錢和箱子。

『再會！』小克勞斯說；他就推了他的錢和箱子跑了，其時那個助祭仍舊坐在箱子裏。

在樹林的一旁，是一條大而深的河。河裏的水流得非常湍急，要游泳過這河水是很困難的。一座精緻的新橋已經造好在

河面上。小克勞斯在橋中心停了下來，高聲地說，使那個助祭在箱子裏也能聽得出來：

『現在，我將怎樣處置這一隻笨重的箱子呢？這重得和裏面有石頭一樣。我一點路都推不動了，所以我將要把牠拋在河裏：假使牠能夠飄浮到我家裏，那是最好；假使牠不能夠，那也沒有多大要緊。』

於是他拿住一個箱環，向上提起了一些，好像他正要去把牠拋在河裏似的。

『不，不要！』助祭從箱子裏邊喊道；『先讓我跑了出來！』

『呃！』小克勞斯故意地做出一種驚恐的神情說，『他仍

舊在那里啊！我必定要立刻把他溺死在河裏。

『喔，不要，不要！』助祭驚喊道。『假使你放了我，我情願給你滿滿的一斛子錢。』

『怎樣，那是一件別的東西了！』小克勞斯說；他就把箱子揭開。

助祭連忙爬了出來，把空箱推在河裏，然後回到他的家裏去，小克勞斯便在那里得着滿滿的一斛子錢。他已經從農人那里得到過一斛了，所以現在他獨輪車上的錢裝得滿車都是。

『哈，我那馬兒的價值賣得真好，』他對他自己說，那時候他已回到他自己的家裏，正在把車裏的錢卸出來堆放在地板的中央。『當大克勞斯聽到我因了我的獨馬而致富的時候，他

將十分懊惱；不過我不要再完全對他說起這件事就是了。」

於是他差一個小孩子去向大克勞斯借一隻量穀的斛子。

『他要用斛子來做什麼？』大克勞斯想。他就拿些煤膠來塗在斛子底下，這樣一來，那被量的東西就可黏住在這上面。因此事情就發生了；當他的斛子還來時，他看見那里黏着三個新的銀幣。

『這是什麼？』大克勞斯喊道；他立刻跑到小克勞斯那里去。『那些錢你都從哪里得來的？』

『喔，那是用我的馬皮換來的。我昨夜將他賣去了。』

『那實在是一個極好的價格，』大克勞斯說道。他急急跑回家裏，拿起一柄斧頭，將他的四匹馬一起殺死了；然後他把

馬皮剝下來，帶了到市上去。

『獸皮！獸皮！誰要買獸皮？』他沿街喊道。一切的鞋匠和硝皮匠都奔過來，問他要賣多少錢。

『一斛子錢一張，』大克勞斯說。

『你莫非瘋了的？』他們說。『你到想一想看，我們可用斛子來計量錢的麼？』

『獸皮！獸皮！』他又喊道；不論哪一個人問他這些皮每張值多少錢，他總答道，『一斛子的錢。』

『他要作弄我們，』他們一齊說。於是鞋匠拿了他們的磨刀布，硝皮匠拿了他們的圍裙，他們開始來揪打大克勞斯了。

『獸皮！獸皮！』他們跟着他後面取笑他道。『是的，我

們將要剝你自己身上的獸皮，直至流出血來。『將他趕出這市鎮去！』於是大克勞斯就不得不儘快逃跑。因爲他一生中從不曾受過這樣的羞辱。

『好，』當他回到了家裏，他說。『我要叫小克勞斯賠償這個損失。我將要殺死他。』

現在，小克勞斯的老祖母恰巧死在他的屋子裏。她曾經很鄙薄而酷待他，但他對她的死仍然很悲傷，他拿這老婦人的屍體放在他溫暖的牀上，看她能否再醒轉來。他讓她通夜躺在那裏，他自己卻坐在壁角裏的一隻椅子上瞌睡。他在以前也是常常這樣睡的。當他在夜間正這樣坐着的時候，那扇門開開了，大克勞斯拿了他的斧頭跑進來。他本來知道小克勞斯的牀是打

在哪里的；所以一逕就跑到牀邊，對準這老祖母的頭上着力一斧，心裏想，這總是小克勞斯了。

『現在，』他說，『你不會再愚弄我了。』說着他就回到家裏去。

『那人真是一個奸凶的惡漢，』小克勞斯說。『他要殺死我，還算湊巧，這老婦人已經是死了。要不然，他一定會把她殺死呢。』

『他於是替他的老祖母穿了她禮拜日穿的衣服，又向他的鄰人借一匹馬來駕在一輛車子上，把他的老祖母放在車子的後座，這樣當他驅車疾行的時候，使她不會傾出來。然後，他們就穿過樹林去了。在日出的時候，他們已到了一家旅館的門——』

外；小克勞斯停了車，跑進去想設法一些食品來充饑。

這旅館主人是有很多，很多的錢的；並且他又是一個極慷慨的人，不過他生性很暴躁，好像他的身體中放着胡椒或煙草似的。

『早上好，』他對小克勞斯說。『你今天這麼早就穿了你的禮拜日衣服了。』

『是的，』小克勞斯回答道；『我正陪了我的老祖母到鎮上去；她現在坐在外邊車子裏。我不能夠扶她走到這屋子裏來——你可肯給她一杯蜜糖水麼？不過你必須說得響一點，因為她聽起來不十分清楚的。』

『可以，我就替你拿去，』旅館主人說。他就倒出一大杯

蜜糖水，拿了跑到這已死的老祖母身邊去，她在車子裏已被顛簸得直挺着了。

『你的孫子叫我拿一杯蜜糖水來給你，』旅館主人說。但是那個死婦人一聲不響，很沉靜地坐着。『你不能夠聽見麼？』旅館主人盡力呼喊道，『你的孫子叫我拿一杯蜜糖水來給你！』他照樣喊了一遍，又喊了一遍，可是她卻依舊動也不動，最後他發起火來了，把杯子向她面上擲去，於是蜜糖水流下來，淋滿她的鼻端，她的身體在車子裏翻向後面去了，因為她本來不過豎直地放置着，並不是緊緊束住的。

『噲！』小克勞斯一面喊着，一面從門裏跳出來抓住了旅館主人的咽喉，『你打死我的老祖母了！你看啊，在她的前額

有一個大窟窿。」

『喔喔，這是一場大禍！』旅館主人搖搖他的手驚喊道。

『這都是因爲我的暴躁的性情。親愛的小克勞斯，我情願給你一斛子的錢，並且把你的老祖母葬得和我自己的祖母一樣；只要你不聲張出去，否則我將要抵命，那是很可怕的！』

因此小克勞斯便得了一斛子的錢，那旅館主人又將老祖母安葬得和他自己的祖母一樣。當小克勞斯載了這斛錢回到家裏的時候，他立刻差他的孩子去向大克勞斯借一隻量穀的斛子。

『那是什麼緣故？』大克勞斯說。『我不是已經將他殺死了麼？我必定要自己跑去瞧瞧。』於是他就親自帶了斛子到小克勞斯那里來。

『爲什麼，你從哪里得到這許多錢呢？』他問；他的眼睛驚視着這堆得很高的錢。

『你殺死了我的祖母，並不曾殺死我，』小克勞斯回答道；現在我已將她賣去了，因此得了一滿斛的錢。』

『那確實是一個很好的價格，』大克勞斯說；他很要緊地跑回家裏，拿了一柄斧頭，把他自己的祖母立時殺死了。然後他把她放在車子上，帶了她到住着藥材商的那個市鎮上去，問他要不要買一個死屍。

『這是誰，你從哪里得來的？』藥材商說。

『這是我的祖母，』大克勞斯回答道。『我已將她殺死，想把她賣一斛子的錢。』

『啊啊，天喲！』藥材商喊道，『你發狂了！不要這樣說罷，否則你的頭要保不住了。』他就告訴他，他所犯的罪是非常重大，並且他是一個很可惡的人，他是應該受刑罰的。大克勞斯於是非常驚駭，他立刻跳出這藥店，一徑跑進他的車子，用力鞭着那些馬，突然衝回家來。但是藥材商和一切的人都當他是瘋子，所以他們都讓他驅車跑了。

『我要叫你賠償！』當大克勞斯正在大路上回去的時候，他說，『是的，我要叫你賠償，小克勞斯！』他到了家裏，他就揀了一隻最大的袋，跑到小克勞斯那里說，『現在，你又給當我上了！第一我殺死了我的馬，隨後又殺死我的老祖母！那都是你的不好；不過你此後恐怕永不會再愚弄我了。』於是他

就抓住了小克勞斯的腰部，將他望袋裏一擲，放在背上，高聲地向他喝道，『現在我要跑出去溺死你了。』

他走到河邊的那條路是很長的；並且小克勞斯的重量又十分輕。他沿路走去，經過一所教堂，風琴正在奏着，許多人在裏面唱歌，唱得非常好聽！於是大克勞斯就放下他那貯着小克勞斯的袋子，走近教堂的門邊，心想不如先進去聽了一首讚美詩，然後再走罷；因為小克勞斯總不會跑出來，而且衆人又都在教堂裏；因此他就望教堂裏跑進去了。

『啊喲，啊喲！』小克勞斯在袋裏歎息道。他翻翻身，扭了幾扭，但是終不能夠解脫這繩束。正當這個時候，有一個滿頭白髮的老牧人跑近來，在他的手裏拿着一根大手杖：他當前

驅着一大羣的母牛和公牛，那些牛跑來撞着那隻大袋，於是就把牠倒翻了。

『啊喲！』小克勞斯歎息道，『我年紀還是這麼輕，卻就已經要到陰間去了！』

『那麼我，可憐的孩子啊，』牧人說，『卻已經很年老，倒可以去得了！』

『快把袋兒解開，』小克勞斯喊道，『爬進來替代我，這樣你就可一逕到陰間去了。』

『我很喜歡這樣，』牧人說，他就替小克勞斯解了袋口，小克勞斯便立即跳出來。

『不過你可願意看顧這羣牛麼？』老牧人說；他一面蹣跚

進這袋裏去。小克勞斯將袋兒縛好之後，就自己驅着一羣的母牛和公牛走了。

不久，大克勞斯從教堂中走出來了。他又把那袋兒背在肩上，心裏想，現在比較輕得多了；這因為老牧人的重量只抵得小克勞斯的一半。

『現在他帶起來是多麼輕啊！這必定是因為我聽了讚美詩的緣故。』

於是他跑到那深而廣闊的河邊，把那隻大袋和袋裏的老牧人擲在河中，並且又向他後面喊着，因為他還以為這是小克勞斯，『現在，你不能再愚弄我了！』

然後他向家裏回來；但他走到一處十字路口，他碰見小克

勞斯趕着他那一羣的牛。

『這是什麼緣故？』大克勞斯喊道。『我不是已經溺死你了麼？』

『是的，』小克斯勞說，『一點也不錯，不到一點鐘以前，你已將我投在河裏了。』

『那麼你從哪里得來這許多可愛的牛呢？』大克勞斯問。『他們都是海牛，』小克勞斯說。『讓我來把這完全的故事講給你聽罷——並且我還要謝謝你，因為你曾經溺了我！現在我仍舊住在世界上，而且老實對你說，我已經十分富有了。起先我躺在袋中非常驚恐，當你將我從橋上投入冷水的時候，那呼呼的風聲不住地在耳邊刮着！我一逕沉入河底，可是我的

身體並不損傷，因為那里生着最纖美最柔軟的水草。我墮在這種水草上，那隻袋兒立刻就被解開了。一位最美麗的姑娘——她身上穿着雪白的衣服，潤溼的髮上戴了一頂綠色的花圈——握住了我的手說道，「是你麼，小克勞斯？此地是幾匹牛，你先接受了罷。離此約一里遠的路上，還有一整羣的牛哩，這些我都要給你。」於是我就知道那條河原來是替海裏的人作爲一條大道的。他們都在河底走着，又有人從海裏驅了些牲畜，一直向河的盡頭走，在那邊是非常的可愛，美麗的花朶和新鮮的水草生長在地上，魚類在水中游泳，並且有時掠過我的耳邊，恰像此地空氣中的鳥類一樣。喔，那里有多麼可愛的人啊，很精美的牲畜在籬邊和溝裏吃草！」

『那麼你爲什麼還要回到我們這裏來呢？』大克勞斯問。

『假使下面有這麼好，我總不肯回轉來的？』

『哦，』小克勞斯說，『那正是我的聰明啊。我剛纔對你說過，那個海姑娘說，「離此約一里遠的路上」——她所說的路，意思是指點那條河，因爲她不能够到別的什麼地方去——「還有一整羣的牛哩。」但是我知道流水是每每要改變方向的，——有時向這面流，有時向那面流；這麼圍繞地跑過去，不是很遠麼？因此我想出了一個捷徑，先上了陸，然後從橋上渡過了河再去，這樣差不多可以省去我半哩多的路程，並且還能迅速地得到了我的海牛！』

『喔，你真是一個幸運兒！』大克勞斯說。『那麼你想，』

假使我跑到河底下去，也會得着些海牛麼？」

『是的，你當然也會得着！』小克勞斯說。『不過我不能夠一直帶你到河邊；因為你的身體太重，我拿不動！但是你假使肯自己走到河邊去，爬進袋中，那麼我很情願將你投到河裏。』

『謝謝你！』大克勞斯說。『不過假使我在下面一隻海牛也得不着，我要好好兒懲罰你的，你記住了！』

『喔，不會的，你不要這麼兇暴！』

於是他們就一同跑到河邊。當那些牛——牠們已是很口渴了——看見了水，牠們趕快地跑去呷水。

『你看，牠們多麼要緊！』小克勞斯說。『牠們是在渴望——』



着要回到河底下去了。」

『是的，不過你先來幫助我！』

大克勞斯說：『否則我要請你吃拳頭了。』

於是他就爬進一隻大袋裏，那隻大袋先前是放在一隻母牛背上的。

『最好放一塊石頭進來，否則我恐怕沉不下去，』大克勞斯說。

『那已經儘够了，』小克勞斯道；但他仍舊放一塊大石頭進去，把袋兒束得很緊，然後把牠推開去。潑

淪！大克勞斯掉下河中，立刻就沉入河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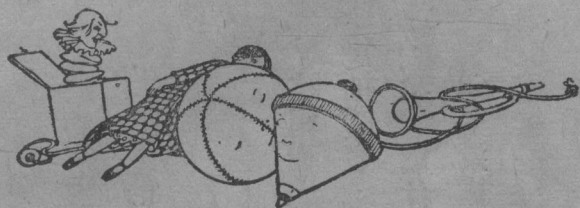
『我恐怕他不會得找着海牛吧！』小克勞斯說，他一面驅着他所有的牛羣回家去了。

情人

陀螺和小皮球，雜在幾種其他的玩具中，很接近地同住在一隻抽屜裏。有一天，陀螺對皮球說，『我們相處得如是地接近，我們爲什麼不做戀人呢？』

但是這皮球是用摩洛哥皮來做成的，她素以貴婦人自負，對於這樣的一個提議，自然不屑回答。

在下一天，那些玩具所屬的小孩來了；他把陀螺畫了紅黃



兩色，又在他的頭上穿進了一隻光亮的銅釘；當陀螺轉動的時候，看去是多麼美麗啊！

『喂喂！』他對皮球喊道。『你現在怎麼說呢？我們不能結爲夫婦麼？我們非常相配！——你能跳，我能舞。恐怕誰也不能像我們倆這樣的快樂了。』

『哦！你這樣想麼？』小皮球回答道。

『你或者還不知道我的父母乃是摩洛哥皮的拖鞋。而我身體裏有一個西班牙的軟木塞呢！』

『是的，不過我卻用桃花心木來做成，』陀螺說；『縣長親自轉動我。他自己有一個旋

盤，當我轉動起來，使他非常歡喜。」

『你這話靠得住麼？』小皮球問。

『這話假使不確實，我將永遠不再被人轉動，』陀螺回答道。

『你替你自己辯說得很好，』皮球說；『可是我卻不能夠答應你的要求。我寧願和一隻燕子訂婚：每當我高跳在空中的時候，他總從窠裏探出頭來，而說道，「你肯麼？」於是我心裏就暗暗地向他說，「可以，」這差不多和已經訂婚一樣了；但我可以答應，我永不忘記了你。』

『是的，這樣也好啊！』陀螺說，他們便不再相互地攀談了。

下一天皮球給小孩子拿了出來。陀螺見他像鳥兒似地飛入空中——高得幾乎不能看見。一回跳上，又復落下，但每當著地的時候，便反躍得比前次更高了。這或者就因為她渴望像燕子似地高高升起，或者是因為她身體裏有一個西班牙軟木塞的緣故吧。但在她第九次跳上時，卻並不跳回來；小孩向各處尋找，但終於找不到。

『我很明白她到哪里去了，』陀螺嘆息地說。『她是在燕子的窠裏，舉行她的婚禮喲！』

陀螺越是想到此處，越是覺得皮球的可愛。正因他得不到她，所以他對她的愛情更加深永了。皮球雖然寧可嫁給別人，而他則總不能忘記她。陀螺迴旋地舞動，低低地吟唱，但他時

常要想起這小皮球，她在他的想像中，越覺得美麗了。如是地幾年過去，這件戀愛的事情，也就成了陳跡。

陀螺現在不再是青年了！有一天，他滿身鍍了金，在他的一生裏簡直不曾有過這樣的美麗。現在他已變成一個金陀螺，勇敢地迴轉，不息地歌唱。但有一次他跳得過高——忽然不見了。他們到各處去尋找他——連地窖裏也尋到——可是什麼地方都看不見。他到哪里去了呢？

他已跳進了垃圾箱裏，而雜在菜梗，碎屑，塵土，以及各種從簷雷中掉下來的瓦礫中間了。

『啊喲，住到這里來了！我身上鍍的金，恐怕立刻會消失掉呢。我所處的地方是何等混雜啊。』於是他望望最接近他的——

一條長菜梗，又望見一個奇異的圓的東西，看去像一隻蘋果，但其實並不是蘋果——這是一個老皮球，他已在簷雷上過了多年，而飽受雨水底漬浸了。

『謝謝天謝謝地！我畢竟遇到了一個同志，可以和他談說了，』皮球切視着鍍金的陀螺而說。『我是用真的摩洛哥皮來做的，由一位青年的婦人親手縫成，並且在我身體裏還有一個西班牙軟木塞；雖則現在是沒有人會想到了。我當時幾乎要和一隻燕子結婚，可是運氣不好，我偶然落在簷雷裏，在那里就足足住了五年，現在我偏體濕透了。你想，像我這樣的少婦，處在如是不幸的地步，是多麼可憐啊。』

但陀螺不說什麼。他正想着他的舊戀；他越聽越覺得這就

是她了。

女僕來掃除垃圾箱。『咦！』她喊道；『怎麼，這鍍金的陀螺原來在這裡啊！』於是這陀螺就被帶回到遊戲室裏，而和前次一樣地爲人所注意和尊敬，可是關於這小皮球的事情，卻無從知道了。

陀螺永不再說到他的舊戀——他的情人處在簷雷中五年，並且偏體濕透，這感情自然是消失了；不錯，一個人如果碰見他的情人在垃圾箱裏，照理是不會再親熱她了。

拇指麗娜

從前有一個婦人，她很渴望要有一個極小的孩子；但是她不知道應該從哪里去求得。所以她就跑到一個女巫那里去，說道：

『我是非常渴望地要有一個小孩子！你能否對我說，我可以從哪里去得到一個嗎？』

『喔！這很容易想法的，』女巫說：『這里我給你一粒

大麥。這粒麥子的種類，和生長在農夫田裏的，以及給鷄雛吃的都不同。你只要把牠種在花盆裏，就會見到你所要見的東西了。」

『謝謝你，』婦人說，她就送了女巫一個小銀元。

然後她回到家裏，把大麥種起來。不久，花盆裏就生出一朵大而美麗的鮮花，牠看去好像是一朵鬱金香；但是花瓣含得很緊，好像還是一個蓓蕾。

『這是一朵很美麗的花，』婦人說：她向着她的美麗的紅黃相間的花瓣接吻。但是正當她和牠接吻，這花就發出一個很高響的破裂聲而開放了。現在我們可以知道，牠的確是一朵鬱金香；但是在花的中央，有一個小小的女郎，坐在綠色的花蕊



上，生得嬌嫩而風雅。她的身體沒有到半個拇指大，所以她就被叫做拇指麗娜。

一個綺麗的油漆胡桃殼，給拇指麗娜做一隻搖牀，藍色的紫羅蘭葉是她的臥褥，玫瑰花葉做成一條被單。她夜間睡在那里，但是日間則在桌子上面遊玩，婦人在桌上放了一隻大盆子，四周圍着一個花圈，各花的花柄，都直立在水中；在水面上，浮着一張很大的鬱金香葉子，使拇指麗娜可以坐在這葉子上，用了兩根白馬鬃做成的槳，從碟子的這一邊划到那一邊去。這個樣子，看去委實很有趣！她又能夠唱

歌，的確，像這樣的輕柔和甜美的聲音，簡直是沒有人曾經聽見過。

有一天晚上，她正睡在她精美的牀裏，忽然有一隻可怕的老蝦蟆，從窗裏跳進來，因為那扇窗有一塊玻璃是碎了的。這蝦蟆生得很醜陋，巨大和潮潤：她一逕跳到桌子上，這時候指麗娜正在那里的紅玫瑰葉子下睡覺。

『這個正好給我的兒子做一個漂亮的妻子，』蝦蟆說；因此她就捧了那睡着指麗娜的胡桃殼，帶着牠從窗中跳到花園裏去了。

園中流着一條很闊的小河；但是這河岸很卑溼而柔軟，老蝦蟆和她的兒子便住在這裏。呃！他生得很醜陋，面貌正和他

的母親一樣，『閣洛閣！閣洛閣！勃累閣，閣閣，閣閣！』他見了胡桃殼裏的柔美的小姑娘以後，盡他所能說的話，只有這一些。

『不要說得這麼高響，否則她將要驚醒了，』老蝦蟆說。『而且她會逃開我們的，因為她的身體輕得像一片天鵝絨。我們將要把她放在小河中的一張闊大的水蓮葉上。這水蓮葉對於她，將像一個小島，她是這樣的細小和輕飄。這麼一來，她就不能夠逃脫了，我們一面去在污泥底下預備好房間，你們便去住在那里，而一同當家。』

在小河中，生長着許多的水蓮花，闊大的綠葉看去似乎是浮蕩在水面上。那離開岸邊最遠的葉子，也就是其中最大的葉

子；老蝦蟆便向着這張葉子游去，把胡桃殼和拇指麗娜放在這上面。當這可憐的小東西早上醒來，覺着她所處的地方之後，她開始很哀痛地哭泣了；因為在這大綠葉的四周，通通是水，她全然不能够走到陸地上去。老蝦蟆坐在下邊泥裏，用蘆葦和黃色的水蓮花來裝飾她的房間——因為要裝飾好來去安置這位新媳婦；隨後，她同着她醜陋的兒子，游泳到放拇指麗娜的葉子邊。他們要去攜帶她美麗的眠牀，想趁她自己在未進新房之前，先去安放在那裏。老蝦蟆在水中向她深深地鞠躬，說：

『這是我的兒子；他將要做你的丈夫了，你們將要很豪華地一同在污泥中居住。』

『閣洛閣！閣洛閣！勃累閣，閣閣，閣閣！』她的兒子所

能說的話，只有這一些。

於是他們拿了這雅潔的小牀游開去；但是拇指麗娜獨自坐在綠葉上只是哭泣，因為她不願意同這污穢的蝦蟆同居，並且把她醜陋的兒子做一個丈夫。在下面水裏游泳的小魚，都已看見這蝦蟆，並且聽得她所說的話；所以他們都伸起頭來，因為他們要看看這位小姑娘。他們看見她之後，他們立刻讚賞她生得很秀麗，所以他們覺得很憂愁，因為她將要被那醜陋的蝦蟆所埋沒了。不，決不許這樣！他們在水裏聚集攏來，圍在綠葉柄——就是頂住了站着小姑娘的那張蓮葉的——的四周，用齒來咬斷了葉柄，於是這蓮葉就順流而下；拇指麗娜遠遠地流開去，一直到蝦蟆所不能得到她的地方。

拇指麗娜駛行過許多的地方，坐在矮樹叢中的小鳥們看見了她便說，『一個多麼可愛的小姑娘啊！』蓮葉載着她流去，愈流愈遠；所以拇指麗娜竟跑出這個鄉村了。

一隻溫雅的小白蝴蝶，不住地飛繞在她四周，最後就停在這張葉子上。拇指麗娜很喜歡他，她很快活，因為現在這蝦蟆已不能夠趕上她了；她所飄浮過的地方，都很美麗——太陽光照在水面上，看去正像閃爍的黃金。她解下她的腰帶來，一端縛住了蝴蝶，一端繫在葉子上。這葉子現在向前流得更快了，拇指麗娜行得也更快，因為她就站在這張葉子上。

有一隻很大的金龜蟲飛過；他瞧見了她，立刻伸出他的腳爪來緊抱她的纖腰，帶了她飛到一株樹上去了。這綠葉依舊順



着小河流下去，同着那蝴蝶——因為他被縛住在葉子上，不能掙脫。

天啊！當金龜蟲把這可憐的拇指麗娜飛撲到樹枝裏時，她是多麼驚惶啊！而尤其憂愁的，是她把這美麗的白蝴蝶牢牢地縛住在葉子上了，因為，若是他不能脫身，他必定要餓死。然而，這金龜蟲，卻毫不把這些事放在心上。他自己伴着她同坐在樹間的最大綠葉上，給花蜜她吃，並且宣說，她生得非常的美麗，雖則她一點也不像金龜蟲。從此以後，住在樹間的一切別的金龜蟲，都來拜訪她：他們望着拇指麗娜，金龜蟲奶奶們掀了掀她們的觸鬚，說道，

『啊啊，她一共只有兩條腿！——那個樣子看去是多麼可

憐啊·』

『她沒有什麼觸鬚！』另一個喊道·

『她的腰是十分地纖細——哼！她看去簡直像個人類——她是多麼醜陋啊！』所有的金龜蟲奶奶都說·

然而拇指麗娜確實是很美麗的·就是那攆她去的金龜蟲，也是這樣想；但是當別人大家都宣說她醜陋時，他最後也相信了，他全然不要她——她喜歡到哪裡去，就任她到哪裡去·因此他們挾着她從樹上飛下來，把她安置在一朵雛菊上，於是她哭了，因為她醜陋得連金龜蟲都不要她了；雖則我們能夠想像得到，她是最可愛的小東西，而柔嫩和嬌美得像一張玫瑰花瓣一樣·

整個的夏季，拇指麗娜一直很孤獨地住在這大樹林裏。她用草片來替她自己編成一隻眠牀，把牠懸在一張大的牛蒡葉子的下面，因此她得免避大雨；她從花心裏採些蜜汁來當食品，又飲着那每早留在葉子上的露珠。夏季和秋季已經過去了；但這冬天，這寒冷的長的冬天在來了。曾經甜蜜地向她歌唱的一切鳥兒，都飛去了；樹木和花卉凋落了牠們的葉子；樹下曾住過拇指麗娜的大牛蒡葉，已捲了起來，那里一些也不剩什麼，只露出一幹黃色的凋枯的莖；她是異常地怕冷，因為她的衣服已經撕破，而她自己的身體卻又是這樣的柔弱和嬌嫩——可憐的小拇指麗娜！她差不多要凍死了。天開始下雪，每朵的雪花飄在她的小身上，好像一滿鏟的雪擲在我們身上，因為我們身

體長，而她只不過是一寸來長，於是她將自己裹在一張枯葉裏面，但這樣也並不會使她溫暖些——她冷得發顫了。

靠近她現在所走到樹林旁，有一塊很大的稻田，但是田裏的稻是早經收去了；只有那赤裸裸的乾枯的稻根，還直挺在這冰凍的泥土裏。這些對於她，正好當一個大森林去漫游；但是，喔！她是抖得多麼厲害啊。後來，她到了田鼠的洞門邊。這田鼠在稻根下邊有一個洞。她住在那里非常溫暖和安適，並且有一滿間的穀，一個華美的廚房和儲藏室。可憐的姆指麗娜站在門前宛如一個貧苦的丐女，她要討一片大麥皮，因為她已經有兩天工夫一些都沒有下咽了。

『你可憐的小動物，』田鼠說，——畢竟因為她是一隻和善



的老田鼠——『跑進我和暖的房間裏來，和我吃飯。』

當她喜歡了拇指麗娜，她說，『假使你願意，你可以住在這裡過冬，不過你必須替我把房間收拾得很清潔和雅緻，並且講故事給我聽，因為我是很喜歡故事的。』

拇指麗娜依了和善的老田鼠的吩咐，住在那里很是舒服。

『現在我們不久將要有個客人來了，』田鼠說。『我的鄰人每星期常要來訪我一次。他竟比我更其舒服，他有大房子，和一身美麗的黑絨毛。只要你能夠得到他做丈夫，你很好享福了；祇是他的眼睛全然不能夠看見。你必須把你知道的最美麗的故事講給他聽。』

但是拇指麗娜並不去留心到這件事情；她完全不要那個鄰

人，因為他是一隻鼯鼠。他跑來做客人，穿着他黑色的絲絨外套。田鼠說起他是如何富裕，和如何有學問，他的屋子要比她大二十倍；不過他雖然有學問，他卻不喜歡太陽和美麗的花，並且說牠們是可厭的東西，因為他從沒有看見過牠們。

拇指麗娜須得唱歌，所以她就唱着『金龜蟲，飛開了，』和『小蜜雀，到荒郊。』鼯鼠聽了她的宛轉的歌喉，就陷在她的情網裏了；但是他的口頭不說什麼，因為他是一個穩重的人。

在不久之前，他曾經在地下掘了一條地道，從他自己的屋裏通到她們的屋裏；拇指麗娜和田鼠很想跑到這條地道裏去走走。但是他請求她們不必懼怕那躺在墜道中的死鳥。這是一隻

完全的鳥兒，有着翅膀，有着一張嘴。他一定死得不久——大約在冬天開始的時候——現在，他正葬在他所掘的地道裏面。

鼯鼠銜了一片爛木條在嘴裏，因為牠在暗中閃得像火光一樣（註）；然後他在前照着她們走進這長而黑暗的地道。當他們走到這躺着死鳥的地方，鼯鼠躲起了他的闊鼻，向天花板上推去了泥土，於是就做成一個很大的孔洞，太陽光便能從這里射下來。在地板的中央，躺着一隻死燕，他的美麗的翼，緊緊地斂在兩旁，他的頭和足是蜷在毛羽底下：這可憐的鳥兒，一定是凍死的。拇指麗娜見了很憂愁；她是很喜歡一切的小鳥的，

（註）木頭腐爛會發燐光，所以鼯鼠拿牠來當燈用。

他們在夏天，曾經向她很悅耳地歌唱；但是鼯鼠用他的短腿來向他一跌，並且說道，『現在，他不再歌唱了。生爲一隻小鳥，真是可悲。我很感謝，我的子女沒有一個會弄到這樣的地步。這種的鳥，夏天不做什麼事只是啾啾地叫着，所以到了冬天，就只好餓死！』

『是啊，你的話很有見地，確像一個明達的人，』田鼠注意道，『一隻鳥到了冬天，只會啾啾地叫着，有什麼用處？他活該餓死和凍死。不過據說，這樣倒很有點像貴族呢。』

拇指麗娜不說什麼；但是當其餘兩個背向着這鳥的時候，她彎身下去分開他遮在他頭上的羽毛，而在他緊閉的眼睛上接了一個吻。

『在夏天，很清脆地唱歌給我聽的，也許就是他吧，』她想。『他給了我多少樂趣，這可愛的美麗的鳥兒啊！』

鼯鼠把穿進陽光來的洞口封好，然後伴了這兩位婦人回家去。但是那天夜間，拇指麗娜始終不能合眼；於是她從牀上爬起，用乾草來織成一條大而美麗的毯子，帶去蓋在死鳥身上，又放了些柔軟的棉花——這是她在田鼠的房子裏尋得的——在鳥的身旁，這樣使他可以和暖地躺在冰冷的地下。

『珍重，你秀麗的小鳥！』她說。『珍重！並且謝謝你在夏天的美麗的歌聲，當萬樹青蔥，太陽光暖暖地照着我們的時侯。』然後，她把她的頭放在鳥的胸脯上，但立刻大大地受了一個驚嚇，因為她覺得似乎有一點東西在裏面搏動。這是鳥兒

的心啊！這鳥兒並不是死，他不過冷昏了蟄伏在那里罷了；現在他得了點暖氣，就又蘇醒轉來了。

到了秋天，一切的燕子都飛到溫暖的地方去，但是假使有一隻偶然遲了些時，便會受着過度的寒冷，而墜下來像死了一樣，他躺在他所墜的地方，然後嚴冷的雪蓋住他。

拇指麗娜厲害地發顫，她是這樣地驚恐了；因為這鳥兒比之她，是很大，很大的，她只有一寸來長。但是她鼓着勇氣，把棉花緊緊地圈放在這可憐的鳥兒的四周，又帶了一張薄荷葉——這張葉她本來用作她自己的被單的——來，蓋在這鳥兒的頭上。

次一夜，她又爬到他那里去——現在他已經回復了，不過

身體還十分疲乏；他只能夠暫時張開他眼睛，望望拇指麗娜，她站在他的面前，手裏拿了一片爛木柴，因為她沒有別的燈。

『我謝謝你，你美麗的小孩，』病的燕子說；『我已經非常的溫暖了。我不久就將回復了健康，再飛回去，我將能在溫暖的太陽光裏飛翔了。』

『喔，』她說，『外面天氣還很冷。天常常下雪和凍冰。你且住在你溫暖的牀裏，我情願來看護你。』

於是她在一朵花的花瓣裏，放了些水，拿來帶給燕子；燕子喝了，告訴她說，他怎樣地在一枝荊棘上刺傷了他的一隻翅膀，因此他不能夠飛得像其他的燕子——他們早已飛得很遠，很遠，一直到溫暖的地方去了——這樣快速。所以他後來竟掉

在地上，但此外他都不能夠記起了，更完全不知道他怎樣到這里來，並且她在哪里尋着他。

整個的冬季，燕子都住在那里，拇指麗娜切心地看護他，撫慰他。關於這一件事，非但田鼠一無所聞，就是鼯鼠也一些都不知道，因為他們都不喜歡這可憐的燕子。當春天到來，太陽光溫暖了大地，這燕子就立刻和拇指麗娜珍重道別，她把鼯鼠在天花板上所做的洞推開了。太陽穿進來輝耀地照着他們，燕子問拇指麗娜要不要和他同去；她可坐在他的背上，他們將要遠遠地飛進這濃綠的樹林中去。但是拇指麗娜知道，假使她離開了這老田鼠，田鼠心裏將要很悲痛的。

『不，我不能夠！』拇指麗娜說。

『珍重，珍重，你和善的，美麗的女郎！』燕子說；說了他就飛入這太陽光裏去了。拇指麗娜望着他，她的眼中流出淚來，因為她是很寵愛這可憐的燕子的。

『啁啁！啁啁！啁啁！啁啁！』這鳥兒唱着，飛進濃綠的樹林裏去了。拇指麗娜很覺憂愁。她得不到允許，跑到和暖的太陽光裏去。種在田鼠屋子上面的田野裏的穀高高地生長在空中；這對於這可憐的女郎（她只有一寸來長）已經是一座十分密茂的森林了。

『在這個夏季，你必須去做你的嫁衣了，』田鼠對她說；因為她的鄰人，就是這穿黑絲絨外套的可厭的鼯鼠，曾經向她議婚。『你將要兼有毛絨衣服和麻葛衣服；當你做了鼯鼠的妻

子，你將要沒有一樣缺少。」

· 拇指麗娜不得不去轉着紡輪，鼯鼠又雇了四個蜘蛛來替她日夜紡織。每個晚上，鼯鼠總來看她一次；他是常常在說，等到夏天完了，太陽決不至於照射得這麼熱，像現在，差不多把地面灼得像一塊石子這樣的堅硬。是的，等到夏天過了，他就和拇指麗娜舉行他的結婚禮。但是她一點都不快活，因為她不喜歡這可厭的鼯鼠。每天早上，在太陽出來的時候，和每天晚上，在太陽沒下的時候，她常常爬到門外邊去；當風兒把穀穗吹開的時候，她便能夠看見這青碧的天空，她想，在外面是如何地光明和美麗啊，所以她很渴望要再看見她的親愛的燕子。但是燕子不回來；無疑地，他早已遠遠地飛到那密茂的綠林裏

去了。當秋天來到，拇指麗娜已經把她一切的嫁衣，統統預備好了。

『再隔四個星期，你將要舉行你的結婚禮了，』田鼠對她說。

但是拇指麗娜哭了，她宣說，她不要這隻可厭的鼯鼠。

『胡說，』田鼠道；『不要固執，否則我要用我的了齒來咬你。你所許配的那個人，是很漂亮的。就是我們的皇后還沒有這樣一身黑絨毛呢；並且他的廚房和他的地窖，又是非常的充足。你正該謝謝你的好運哩！』

現在，這婚禮是立刻要舉行了。鼯鼠已經跑來領拇指麗娜去；她必須去和他同住，深深地在地底下，永不跑到外面的太

陽光裏來，因為這是他所不喜歡的。這可憐的小東西是非常的憂愁；她現在想去和這華美的太陽道別；因為當她和田鼠同居的時候，總還可以在門檻裏面望望牠的。

『再會，你光明的太陽，』她說，並且向着牠展開她的臂膀，從田鼠的屋子前，走了一小段路，因為現在禾稻已經割去，只有那乾燥的稻根，還直立在田裏。『再會，』她重複地說，然後把她的小臂，圍住一朵還在開放的小紅花。『替我致意親愛的燕子，假使你再看見他。』

『啁啁！啁啁！啁啁！啁啁！』有一個聲音忽然在她的頭頂響起來。她抬頭一望；這是燕子呀，他正在近旁飛過。當他看見了拇指麗娜，他是非常的快活；拇指麗娜告訴他，她如何

地不甘心把這醜陋的鼯鼠當做丈夫，和深深地去住在地底下，那里永不會照到太陽。於是她禁不住哭了。

『現在寒冷的冬天正在來了，』燕子說；『我正要遠遠地飛到和暖地方去。你願意同我去嗎？你只要坐在我的背上，用你的帶子來將你自己緊緊地縛住，那麼我們就可以飛開這醜陋的鼯鼠和他的暗室——遠遠地，遠遠地，飛過山嶺，一直到暖和的地方。那里的太陽比這裡照耀得更其美麗，那里永永远是夏天，並且還有可愛的花兒。只要和我飛開去，你可愛的拇指麗娜，你曾經救活了我的生命，當我從前凍昏在黑暗的地道中的時候。』

『是的。我情願同你去！』拇指麗娜說，於是她就去騎在



燕子的背上，她的小脚踏着他展開的翅膀，又把她的腰帶緊緊地縛住了他的一根最強固的羽毛；然後這燕子飛入空中，越過樹林，渡過海洋，高高地掠過巨大的羣山，那里是終年積聚着白雪；拇指麗娜在這暴露的空氣裏，覺得很寒冷，但是她不久就爬在鳥兒的溫暖的毛羽下面，只露出了她的小頭，以欣賞她下面的一切美景。

最後，他們到了和暖的地方了。那里的太陽照射得比這里格外明亮；天空似乎是高了一倍；在溝渠裏，在籬笆上，生長着最美麗的青

色的和綠色的葡萄；檸檬和橘子懸掛在樹林裏；空氣中飄來了番石榴和鳳仙花的香氣，而在大路上，那最可愛的小孩子在跑着，和灰色的蝴蝶相嬉戲。但是燕子還是在飛遠去，景緻變得更其，更其美麗了。在最華美的蒼翠的大樹下，傍着青色的大湖，有一座閃耀的白大理石的宮殿，還是從古時候留下來的，葡萄藤圍繞在高大的圓柱上；在屋頂上築有許多的燕子窠，帶着拇指麗娜的那隻燕子，就住在其中的一個窠裏。

『這裡就是我的家，』燕子說。『但若你願意在那邊替你自己選擇一朵壯麗的花來住，那末我就願意搬你進去，並且你將要得到一切的美麗的東西，稱你的心。』

『那是好極了，』她喊道，同時合着她的一雙小手。

那里躺着一個巨大的大理石圓柱，這圓柱曾經倒在地下，並且已經折做三塊了；但是在這幾塊石柱的中間，生長着最美麗的大的白花。燕子帶了指拇麗娜飛下去，把她安置在一張闊大的花瓣上。但是這位小姑娘是驚懼得何等厲害啊！在花的中央，坐着一個小小的人，淨白而明潔得像用玻璃來做成；他的頭上戴了最精美的金冠，他的肩胛上生着最明亮的翅膀；他自己比之指拇麗娜，並不會大一些。他是這花中的天使。在每朵花裏，都住着這樣的一個男的或女的小小的人，但是這一個，乃是他們一切之王。

『天啊！他是生得何等美麗啊！』指拇麗娜向燕子低聲地說。

這小君王見了燕子，是非常地驚駭；因爲這對於這樣短小的他，是一隻十分巨大的鳥兒，但是當他看見了拇指麗娜，他便變得很快樂了；他是他所曾見過的最美麗的女郎。因此他脫去了他的金冠，把牠戴在她的頭上，問她的名字，並且她如果願意做他的妻子，她就可以做一切的花的皇后。現在，這個人的確不是蝦蟆的兒子和有黑絨毛的鼯鼠那樣的人物了。她因此對這位美麗的君王說一聲願意。於是從每一朵花裏，跑來一個貴婦或大臣，面貌都生得這樣的秀麗，看去真是一大愉快；每人都帶給拇指麗娜一樣禮物；但是最好的禮品，便是一對美麗的翅膀，這本來是屬於一個大白蠅的；這對翅膀縛在拇指麗娜的背上，所以她現在能夠在各花間飛翔了。隨後，又有着種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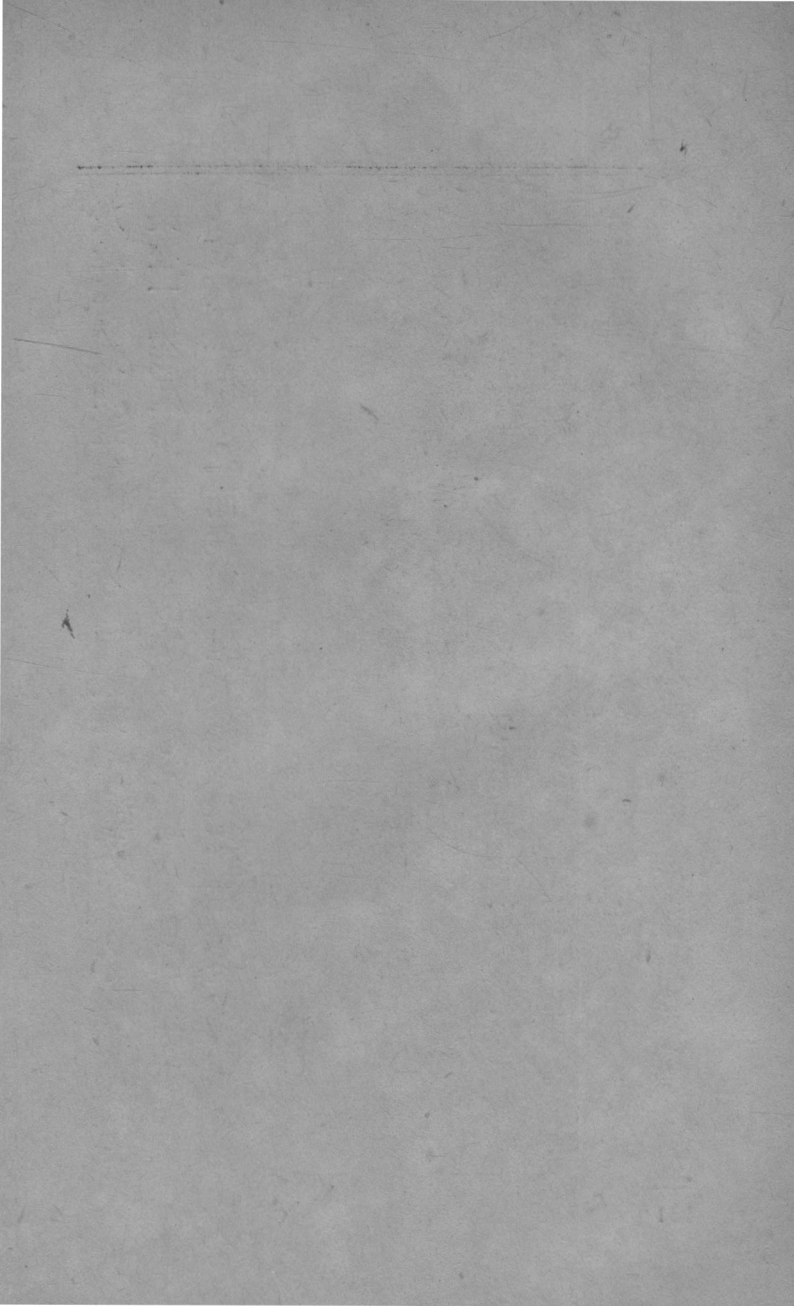


娛樂；燕子坐在他們上面的窠巢裏，盡力地唱歌給他們聽；但是在他的心裏，還是抑抑不樂，因為他很喜歡拇指麗娜，他要永不離開她。

『你不應該再叫做拇指麗娜了！』花的天使對她說；『那是一個很難聽的名字，照你的美麗是不配這樣叫的——我們將叫你美艷。』

『再會，再會！』燕子說，

於是他又飛開這溫暖地方，而遠遠地回到丹麥來了。他的窠是築在一個能夠講童話的人的窗頂頭。他對他唱着『啁啁！啁啁！啁啁！啁啁！』而從他那里，我們就得到這完全的故事。



飛箱

從前有一個商人，他家裏很富裕，他可以用銀錢來鋪滿全街，而這剩餘的，幾乎還能鋪一條小巷；但他並不這麼做——他知道怎麼樣可以更得當地使用他的錢財：假使他用去一個銀角，他便會拿回一塊大洋來。他是這麼能幹的一個商人——他繼續這樣下去，直到他的死。

他的兒子，現在享着這全份的遺產了；他住得很逸樂，每

夜到化裝跳舞會裏去跳舞，用鈔票來糊做紙鳶，又把大洋來代石片去在水面上做切水戲。照這樣辦法，他的錢立刻就可用完的，果然，他的錢不久就完了。到後來，他所剩的祇不過四個銀角了，除開一件破舊的梳妝衣和一雙拖鞋而外，再沒有別的東西來穿。現在他的朋友們都不再去照顧他，他們也不願同他在街上一塊兒走路；但是其中獨有一個和善的朋友，送給他一隻舊箱子，並且說，『關起來！』那句話果然是一個極好的訓言，但他委實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關起來了，因此他就把自己的身體坐進去。

這是一隻奇異的箱子，你只要銓了鎖，牠就會飛騰開去。所以那商人的兒子纔銓上鎖，只聽得呼的一聲那箱子早已載着

他飛過烟突，騰越霄漢，而遠遠地去了。但箱底時常有輕微的爆裂聲，他很怕牠或會碎做幾塊而把他翻一個乾脆的筋斗；其實牠倒很平穩地降下了，他覺得他已在一個土耳其的鄉村裏。他把箱子在樹林裏的一堆枯葉下藏好後，便向鎮上走去。他之所以不惹人注目者，因為在那些土耳其人裏，也不論什麼人都穿着梳妝衣和拖鞋，和他一樣。那時他在路上碰見一個保姆，領着一個小孩子。

『噲，你土耳其的保姆！』他開口說，『那所靠近市鎮而有高大的窗的宮殿，是個什麼所在啊？』

『那里就是國王的女兒所住的地方！』她說，『有人預言她將要給一個情人所愁苦；所以除了國王與王后和她在一起的』

時候外，誰也不許去謁見她。」

『謝你！』商人的兒子說；他便立刻回到樹林裏，跳進箱子，飛到宮殿的頂上，從窗口爬進公主的房裏去。

她正在一隻安樂椅上沉沉熟睡，她是這樣的美麗，使商人的兒子忍不住跪下去吻她的手。她醒來很是駭異，但他說他是土耳其的天使，是特地從空中飛來望望她的，這些話使她十分喜歡。

因此，他們相並地坐着，他把關於她眼睛的故事，講給她聽；他說她的眼睛像最美麗的深藍色的湖，當她有些思索或感動的時候，顫動着像有鮫人兒在裏面游泳。他又把關於她秀額的故事說給她聽；他說她的秀額像一個落滿着雪的山峯，裝飾

着各種宏麗的廳堂和圖畫。他又把關於一切鸛鳥的故事說給她聽；他說他們領着活潑的小鳥在河面上出沒着。他只是不斷地講下去，末來，他纔向她求婚，她就立刻答應說『是』。

『但是你星期六必定要到這里來，』她說，『因為在這一天，國王和王后約着同我敍飲，他們將要很誇傲，很歡喜，當他們聽得我嫁了一個土耳其的天使。但是你須記着，你要預備一個很好的故事講給他們聽，因為我的父母都很歡喜聽故事。我的母親要聽雄偉的和正大的；但我的父親喜歡聽滑稽的——要使得人發笑。』

『很好，我就講一個故事來當我結婚的禮物罷！』他說，於是他們就分手了；但是公主又送他一柄嵌着黃金的佩刀，他

想，這正好把牠來兌些現錢。

因此他就飛了開去，又去買一件新的梳妝衣，然後回轉樹林，坐下來想那個新的故事——就是要在星期六這天講的——自然，他覺得要構成一個故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剛纔想好，星期六已經到了。

國王和一切的大臣，都在公主的茶席邊等候他，他很快活地受他們的歡迎。

『現在要你講一個故事給我們聽了，』王后說，『要一個深奧而又能益智的！』

『是的，還要使得我們能發笑些，』國王說。

『那是一定的！』他說；於是他講了。現在我們且靜心地

聽他的故事罷。

『從前有一把火柴，牠們很驕誇着牠們高貴的門閥；牠們的老祖宗（就是那大松樹，牠們都是大松樹的小片）是樹林中的偉人。現在，火柴躺在架子上的一隻火絨盒和一個舊鐵鍋的中間，牠們時常講述牠們幼年時候的情形。』啊，當我們附着在青翠的樹枝上的時候，』牠們說，『我們實在是一枝嫩綠的樹枝。每天早晚，我們都喝着金剛石般的露珠，以代清茶。在日中，我們整天有太陽光照着，而各種的小鳥，又時常講故事給我們聽。我們更可以說很是富足，因為其餘的樹木，只能在夏天穿着衣服，而我們這一族，則就是在冬天，也有青翠的衣服來穿。不過，在後伐木的人來了，於是便像起了一次大革命似』

地，我們的親族都被分散了。樹的本身在一隻壯麗的船上做桅檣，牠必要時可以周行世界。其他樹枝散在各處，我們則就用來做鄙俚人的引火物；你現在總得明白像我們這麼高貴的人物也會住在這廚房裏的緣果了。」

『我的經歷全然不是這樣！』火柴旁邊的舊鐵鍋說，「自從我出世到現在，我經過了幾次的磨鍊和鎔鑄，什麼堅強的東西都比不上我。公正點說，我實在是這屋裏最重要的人物。我唯一的樂趣是在飯後，爽朗而且光亮地躺在架子上，和我的同伴講些有趣味的閒話；除開水桶有時要到院子裏去外，我們都過一種室內的生活。我們僅有的傳信人是菜籃，牠一說起關於政府和人民的事情，便很覺不安，所以前天有一隻舊鍋子，竟

爲他的言論所感憤，而把她自己掉下去碎做幾片，這真是一種高尚的品行啊，你想！」

「你講得太多了！」火絨盒插口道，同時鋼鐵在燧石上打出了些火花，「我們爲什麼不快樂樂地鬧一晚呢？」

「是啊，讓我們推一推定，究竟誰的門第頂高貴，」火柴提議道。

「不，我決不願講述我自己」，瓦鍋反對說。「讓我們消遣一個有興的晚上罷。我願先來開始，我來講一件人人所經歷過的事情；使人聽了，一定可以生不少的感動，怕這是大眾所喜歡的吧，在東海的旁邊，那生着丹麥山毛櫸的地方——」

「這個頭起得很好啊，」一切的器具都說，「我們可以決

定，這個故事一定是我們所喜歡的。」

『是的，我就在那邊一個安靜的家族裏過我幼年的生活；這些器具是用蜂蠟做的，地板揩得很乾淨，每隔二個禮拜，又張起一個清潔的帷幕來。』

『你講得好中聽啊！』掃帚說。「人家一定會猜這講話的是一個女子，全節的事情，都用一種清楚而抑揚的語氣講出來的。」

『的確，個個人都覺得這樣！』水桶呼喊著說，牠直快活得跳起來，把桶裏的水都潑出些到地板上。

『瓦鍋又繼續講下去，他的收束和起頭一樣地動聽。』

『一起的器具都很快活地在講話，掃帚從垃圾堆裏拿些荷

蘭芹來像冠冕似的戴在瓦鍋上，因為牠曉得這樣可以鼓厲其餘的，而且他想，「假使我今天給她加冕，她明天便也要給我加冕的。」

「現在我要跳舞了，」火鉗說，她說着就起來跳了。哇！她把牠的腿舉得多麼高啊！舊椅墊在壁角裏看見這個，引得牠哈哈的笑了起來。「我也可以加冕麼？」火鉗說，因此牠們就給她加冕了。

「下流的舉動，都不過是些下流的舉動罷！」火柴想。

「現在大家都請茶壺唱歌；但她說她有些寒冷，她只能在沸騰時候唱歌。其實這不過是她的自負罷了；她除了在休息室的桌子上的時候，她竟不願唱歌。」

『在窗檻邊有一支舊羽筆，女僕常用她來書寫的：她並沒
有什麼過人的地方，她不過曾經深深地蘸入墨水瓶裏，但她卻
竟以此自傲。』假使茶壺不肯唱歌，就由她去好了，』她說，
『掛在外邊籠裏的一隻夜鶯，他也會得唱的。果然，他不能學
得十分好，但是今夜我們只好不管了。』

『我想這樣是太不應該吧，』茶罐子——她是廚房裏的歌
者，又是茶壺的表姊妹——說，『這樣一隻不相識的鳥，我們
要聽他麼？這是義氣麼？讓菜籃評評看！』

『我 很 是 憤 惱 ！』菜籃說：『誰也不能想像得出我心裏的
氣憤！這是適當的方法去消遣這個晚上麼？我想不如把全室重
行排齊起來，豈不是好？大家都歸了原位，讓我來指揮一切，

你們以爲怎樣？」

『好，讓我們排列起來，』他們一齊都說。

『這時門開了，女僕跑了進來，牠們都靜靜地站着；誰也不再講一句說話。但是其中沒有個不打量牠自己的才能，或則怎樣地給人加冕。』是的，我唯一的希望，『個個都這麼想，』是要有一個快樂的晚上。』

『女僕拿火柴來打着一個火；喔，他們是怎樣地亂語而燃燒着呀！』

『現在各個都可看見了，』火柴想，『但是我們是第一看見。我們照得怎樣地輝煌啊！我們的四周的光線，射得多麼明亮啊！』但不到一歇，牠們就燒完了。』

『這是一個很好的故事！』王后說。『我的身體真覺得和火柴一同在廚房裏了。是的，好乖乖，你一定可以取我們的女兒。』

『一定的，』國王說，『好乖乖，你就可在星期一來娶她。』他們現在所以叫他『好乖乖』，是因為他已經是他們的親屬了。

因此結婚的日子已經決定，在這天的前一晚，全城已滿懸着燈彩；饅頭和糕餅，各處都分送開來，街上的小孩子，都抵着足趾而歡呼，並用手指來吹響。一切東西，都顯得華麗。

『我想，我也要去幹我的事情，』商人的兒子想，他就去買了許多的燄火，爆仗，和各種的花火，把牠們放在箱子裏，



在空中隨飛隨放。

『乒！乒！』牠們怎樣地高去，怎樣地遠去啊！許多的土耳其人看見了，都歡喜地跳躍着，竟有些人把他們的拖鞋飛到耳邊；像這樣一種流星，是他們所從來不曾看見過。他們現在見了，便都以爲這必定是那個要娶公主的天使。

商人的兒子立刻又下來，攜了箱子回到樹林裏去，他想：『我現在可到城裏去打聽些人們的輿論了。』其實，這就是他要做這事的唯一的理由。

喔，他們都是見神見鬼地在講這件事！各人都有各人的見解，但有一點是他們共通的，就是以爲奇觀。

『我親見這天使的』，有一個說；『他有明星般的眼睛，他有



濺潑的水花般的鬍
髭。」

『他穿一件火
製的長袍，』另一
個說，『那美麗的
小天使，都從褶襖
裏露出頭來。』

他耳裏所聽得
的，只是些快活的
事情，第二天，就
是他的婚期了。他



現在回轉樹林，要跳進箱子裏去——但是哪
里有箱子啊？箱子是燒毀了。因為花爆上的
一個火星，落下來燃着箱子，就把他燒得只
剩些灰燼。那可憐的商人的兒子，非但不能
再飛開去，連新娘那邊也去不成了。

她整天地站在屋頂邊等他！或許她至今
還在等下去吧。但他只好到四方去游蕩，而
講些故事過活，不過人家總聽得不像火柴這
一個故事這麼中意了。

BC 貝濟爾故事 戴望舒譯 鵝媽媽的故事 三角

BC 薛爾登輯 胡仲持譯 西藏故事集 五角五分

BC 查塔卡故事 顧均正選述 公平的裁判 三角

BC 格林故事 章肇鈞譯 三羽毛 四角五分

BC 意大利故事 趙景深譯 能言樹 四角

BC 格林故事 張昌祈譯 雪婆婆 三角五分

BC 格林故事 陳駿譯 跛老人 三角五分

小說類

BC 亞米契斯著 夏丏尊譯 愛的教育 精本一元七角 平本一元

AB 孟德格查著 夏丏尊譯 續愛的教育 精本一元四角 平本八角

AB 史蒂文生著 顧均正譯 寶島 精本一元半 平本九角

B 西萬提司著 賀玉波節譯 吉訶德先生 四角五分

AB 柏納夫人著 孫立源譯 小公子 八角

A 馬克吐溫著 月祺譯 湯姆莎耶九 角

AB 日本小說選 孫伯剛譯 先生的墳 三角

神話類

AB 金斯萊著 陳天達譯 希臘英雄傳 在印刷中

傳說類

AB 鄭振鐸譯述 列那狐 四角

AB 松村武雄編 鍾子岩譯 歐洲的傳說 九角

寓言類

BC 王世穎譯 土耳其寓言 三角

BC 劉北茂譯 劉半農校 印度寓言 四角五分

AB 陀羅雪微著 胡愈之譯 豬的故事 三角

BC 孫立源譯 伊索寓言 五角

劇本類

BC 物理格斯著 適夷譯 灰姑娘 三角

BC 錢勸湘編 小蝌蚪 四角

名著述略類

B 謝六逸譯 伊利亞特 三角五分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目錄

童話類

(A) 小學三、四、五年級適用
(B) 小學一、二、三年級適用
(C) 初中一、二年級適用

BC	保羅繆塞著 顧均正譯	風先生和雨太太	四角
BC	科羅狄著 徐調孚譯	木偶奇遇記	精本一元半 平本八角半
BC	羅斯金著 謝頌羔譯	金河	王七角
A	安徒生著 趙景深譯	月的話	三角
AB	安徒生著 顧均正譯	夜鶯	三角五分
AB	吉卜林著 張友松譯	如此如此	五角
AB	薩克萊著 顧均正譯	玫瑰與指環	六角
A	安徒生著 謝頌義譯	雪	后四角五分
AB	安徒生著 顧均正譯	小杉	樹三角五分
AB	安徒生著 趙景深譯	皇帝的	新衣三角
AB	安徒生著 徐調孚譯	母親的	故事三角五分
A	愛羅先珂著 夏丏尊等譯	幸福的	船八角
AB	葉紹鈞著	古代英雄的	石像 精本六角 平本四角
AB	安徒生著 趙景深譯	柳	下三角
BC	羅夫丁著 蔣學楷譯	陶立德	博士四角五分
BC	陀諾夫人著 張昌祈譯	綿羊	王四角五分
BC	陀諾夫人著 張昌祈譯	黃矮	人四角
B	金斯萊著 恆信澗峯譯	水	孩六角
BC	馬修女士著 文楠在春譯	狗的	自述六角五分
B	葉紹鈞著	稻草	人六角
AB	安徒生著 顧均正譯	水蓮	花二角五分
AB	米星如著	石	獅六角
AB	安徒生著 傅東華等譯	套	鞋四角
BC	挪威故事 顧均正譯	三	公主四角
BC	葉紹鈞著	故事類	